

生育铸币论（四）

用“生育铸币制度”破解人口危机，实现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国家经济学”系列研究第四篇：制度批判）

何泽寿

修订时间：2026-7-20 作者主页：<https://orcid.org/0009-0008-9660-2669>

本文初稿已发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网址：<https://zsyb.cn/abs/202512.02631>

摘要

全球经济已陷入债务高企、需求不足和社会内卷的系统性困境，酿成新生儿锐减的根本性人口危机，根源在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内在缺陷。本文通过逻辑推演与实证研究发现，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核心逻辑是“资本增殖优先”，它通过“央行垄断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垄断派生货币”的双层机制，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脱离人的再生产需求，使育儿家庭的生育劳动被系统性地排斥在国家分配体系之外，导致经济发展盛极而衰：人的再生产逐步断裂。其实质是国家资源严重错配，本质是“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将造成经济动力丢失、社会结构失衡、代际传承衰竭的系统性崩塌，成为社会动荡和战乱的温床，使人类文明走向自我毁灭。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服务于金融资本为初心使命，通过理论建构、方法论壁垒、学术评价与政策实践的系统性遮蔽，固化了以上制度缺陷。研究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主导了国家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是人类社会的现行根本经济制度；任何局部政策调整都将无法化解根本矛盾，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将增量货币用于人的再生产，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方能纠正资源错配、解除人口危机和走出经济困境，实现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铸币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人口危机；生育铸币制度；国家经济学

前言：“国家经济学”系列研究说明

2025 年我国新生儿已锐减至 792 万人。若不改革，按人口学家梁建章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3 版》，到 2050 年新生儿将跌破 500 万人，到 2100 年或将跌破 100 万人。显然，这将动摇发展根基，走到“人口亡国”的危险境地。

本研究旨在建立“国家经济学”理论体系，揭示人口危机的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并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取而代之。本研究总称《铸币论》，由《生育铸币论》《国家经济学宣言》和《理论纲领》三部分组成，覆盖历史理论、货币理论、改革方案、制度批判、战略理论、循环理论、国家理论、文明史观等十余个研究专题（详见作者主页）。研究发现：

一、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

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而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用于商品交换；劳动力商品来自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因此，货币与劳动力是生育劳动成果的一体两面，即货币=劳动力，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这表明，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铸造了货币**；货币的本质是劳动力，主权属于人民。然而自古以来，货币主权被少数群体垄断，导致家庭部门付出生育劳动，却没有货币收入，缺钱消费。这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剥削机制，是一切经济困境的总根源，严重时引起社会动荡与战乱。

二、核心病灶：货币垄断制度剥夺人民的货币主权

美元霸权推动并主导了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各国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把货币造出来占为己有，剥夺人民的货币主权，拿去买入外汇、黄金和放贷，即通过资产购买和信贷扩张的方式发行货币，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圈入银行后院，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这是占有了生育劳动成果，**不劳而获**。其中，外汇储备的实质是铸币税大量流向美国，并支撑起美元霸权。这表明，出口顺差越多，财富流失就越严重，而家庭部门则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三、根本矛盾：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

经济越发展，银行部门发行的货币就越多，占有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规模就越庞大，即经济增长成果（铸币税）被银行通过垄断造钱的方式攫取，而非转化为家庭部门的民生福祉。这是对家庭生育劳动的**系统性剥削**，造成社会分配严重失衡，使人民负债严重、消费力不足和利益受损，产生“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导致国家经济陷入债务高企、需求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和生育衰退的系统性困境。

四、严重后果：社会动荡与战乱

长期以来，无数妈妈缺钱消费，是因为钱被银行部门垄断了：它们把钱造出来购买外汇、黄金和放贷。前者劳而不获，后者不劳而获。这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生长在国家经济体上的“**巨型肿瘤**”，它附骨吸髓，使广大人民“骨瘦如柴”，酿成新生儿锐减的根本性人口危机。因此，这一制度反人类，是国家经济困难的根源。长此下去，将把国家推向“人口亡国”的危险境地，引起社会动荡与战乱，不排除上演历史轮回。

五、理论遮蔽：西方主流经济学构筑“认知囚笼”

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于16-19世纪欧洲殖民扩张和长期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的历史进程。它将货币曲解为银行的负债凭证，并主张货币中性论，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精心筛选、资助、固化和推广的理论工具，旨在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提供理论遮蔽，维护其剥削利益。这一遮蔽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使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长期无法进入政策和公众视野，导致人们把其严重后果误认为是个人失败、自然规律或市场失灵，失去了反抗意志。

六、唯一出路：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把货币主权还给人民

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即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让“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使货币主权回归广大人民，我们才能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和摆脱美元剥削，避免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覆辙，也避免一百年后重演历史周期律悲剧。

本文是“国家经济学”系列研究第四篇，系统批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及其理论体系。

本文目录

第一章 引言

一、本研究的理论衔接

二、问题提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人口危机，引发文明存续风险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四、本文的理论贡献

五、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用“生育铸币制度”避免自我毁灭

第二章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人类社会的现行根本经济制度

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双层运行机制

二、货币发行的异化：从服务于人的再生产到服务于金融资本增殖

三、人类社会的底层运行机制：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决定了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

四、人类社会的现行根本经济制度

第三章 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到人口危机：国家资源严重错配

一、资源错配：从“货币垄断”到“新生儿减少”

二、核心危害：经济动力丢失、社会结构失衡、代际传承衰竭，引发人口危机

三、美元霸权：全球货币垄断体系的核心，加剧了资源错配与人口危机

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资源错配的结果表现

五、历史镜鉴：国家资源错配的极端后果——社会动荡和战乱

第四章 根本矛盾：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的对立

一、资本增殖逻辑

二、人类生存逻辑

三、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尖锐对立

四、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与文明冲突

第五章 人口危机：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结果

一、初始分配碾压：生育劳动被系统性排除在货币价值体系之外

二、价值评价碾压：人的生存价值被资本价格异化

三、直接后果一：人的尊严被系统性剥夺

四、直接后果二：家庭关系从“情感联结”沦为“资本纽带”

五、终极后果：从人口危机到文明存续风险

第六章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遮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保护伞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初心使命：服务于金融资本

二、理论建构：将货币本质扭曲为“银行负债”

三、方法论遮蔽：用数学形式主义作为排斥异己的技术壁垒

四、学术评价：排斥创新观点的意识形态壁垒和路径依赖

五、政策实践：将垄断后果归咎于“市场失灵”

六、日本经验证明：“人口亡国”终将成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墓地

第七章 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之路：建立生育铸币制度

一、生育铸币制度的核心框架：通过生育补助的唯一方式发行增量货币

二、让人民掌握货币主权，彻底走出民生困境和解除人口危机

三、制度基石：让资本增殖逻辑服从于人类生存逻辑

四、重大意义：三重变革推动文明转型

五、文明前景：迈向“生育文明”新纪元

第八章 用生育铸币制度破解美元霸权：构建人类“共生共荣”新格局

一、美元霸权下的“吸毒经济”范式及其全球危害

二、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一个货币问题，只有打破货币垄断制度才能根除

三、用生育铸币制度破解美元霸权的核心路径

四、构建“共生共荣”新格局，实现人类文明的转型升级

第九章 用生育铸币制度实现矛盾对立统一：完成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一、矛盾运动的历史必然：从量变积累到质变飞跃

- 二、矛盾主导权的根本转换：让生存逻辑成为矛盾主要方面
- 三、辩证否定中的扬弃：重构资本增殖与人类生存的协同关系
- 四、对立统一的实现形态：生育文明下的“共生共荣”新格局

第十章 研究结论

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现行根本经济制度，其内在缺陷造成国家资源严重错配，是人口危机的制度根源

二、人口危机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结果，这深刻地表明，该制度具有内在的腐朽性与不可持续性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初心使命，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保护伞

四、用生育铸币制度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纠正国家资源错配的治本之策，能够瓦解美元霸权、解除人口危机和走出经济困境，建成人类“共生共荣”新格局

五、把人类生存逻辑提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让资本增殖逻辑服务于人类生存逻辑，形成资本与人民“共生共荣”的矛盾对立统一，完成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正文

第一章 引言

一、本研究的理论衔接

本文是“国家经济学”系列研究的续篇，着重于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系统性批判，理论基础如下：

（一）核心世界观：生育劳动本体论

《生育铸币论（二）》确立了国家经济学的核心世界观是“生育劳动本体论”：人类社会的经济系统，本质上是“人的再生产”与“物的再生产”的辩证统一，而生育劳动就是二者的绝对前提。如果没有生育劳动，就没有人的再生产，也就没有物的再生产，世界将会荒芜一片。因此，生育劳动是支撑起经济系统的元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价值**，是经济系统的本源和根基，是经济循环的真正起点，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本体。

这一世界观彻底颠覆了传统经济学将“物质生产”视为经济起点，而忽视人的再生产的错误认知，为建立生育铸币制度、破解人口危机提供了根本理论基础。

（二）元命题：货币本质是劳动力

《生育铸币论（二）》确立了本研究的元命题：

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而是劳动力商品的表现形式，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构成了货币的价值基准和最终支持，是货币的真实来源。因此，货币主权天然归属于人民。这一命题包含三层核心内涵：

（1）物理基础层面：劳动力是货币的物理基础和价值依托；没有人民生育孩子形成的劳动力供给，就没有社会生产，货币将沦为毫无意义的废纸。

（2）功能属性层面：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与“灵魂”，它使劳动力商品可与人体分离，实现自由交换；货币流向决定了劳动力的配置方向；谁拥有货币，便拥有了驱动他人劳动和占有其生产成果的权利；没有货币来消费，商品将卖不出去，劳动者将处于失业状态，不成其为劳动力，所以货币才是劳动力。

（3）主权归属层面：父母生育孩子花费了庞大的人力投入，但孩子是国家公民，不归父母所有，父母理应获得增量货币补偿。因此，货币发行权天然应当归属于育儿家庭，而非银行部门。

此命题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的错误认知，为批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论证国家资源错配和人口危机的制度根源提供了理论基石。

（三）核心命题

《生育铸币论（二）》还提出了以下两项核心命题：

1. 家庭生育劳动是国家经济的货币基础

国家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量商品产出，并用增量货币来匹配，而科技进步依赖人民生育孩子的代际传承。具体逻辑链条为：“父母生育孩子→孩子传承科技进步→参加社会生产创造增量商品→国家发行增量货币匹配增量商品→实现经济增长”。这表明，家庭生育劳动是经济增长的根本价值来源，是国家经济的货币基础。

此命题揭示了增量货币源自家庭生育劳动。这为货币发行与人的再生产挂钩提供了逻辑依据。

2. 货币发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

货币发行过程中的“铸币税”（货币面值与其制造成本的差额），本质是家庭生育劳动的最终价值体现；货币发行者占有铸币税，实际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各国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把货币造出来占为己有，通过买入外汇、黄金和信贷扩张（放贷）的方式发行货币，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圈入银行后院，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使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沦为“无价值活动”，导致严重社会分配失衡。其核心矛盾在于：家庭部门通过生育劳动创造了价值，却被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而拿走，产生“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对立。

这一矛盾对立揭示了货币发行的元分配属性，为重构货币发行制度、纠正资源错

配和解除人口危机提供了逻辑依据。

（四）实践理论：生育铸币制度在技术上完全可行

《生育铸币论（三）》提出，国家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即面向育儿家庭发行货币用于生育补助，让货币发行与实体经济深度捆绑，使货币主权回归广大人民，就能彻底走出经济困境。

该文实证研究表明，生育铸币制度在技术上完全可行，还能即时产生巨大的改革效益：以我国 2023 年数据测算，此项改革将挖出过去累积和隐藏的 244 万亿元“铸币税红利”，可用来一举解除各级政府的历史债务和建立全民普惠型养老基金。

该文理论推演表明，生育铸币制度能够激活内需，破解通胀、通缩和少子化困局，形成“家庭生育→货币发行→消费提升→生产响应→就业充分→经济增长→民富国强→反哺生育”的良性循环，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生育文明”新纪元，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富足、和谐的“桃花源社会”。

二、问题提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人口危机，引发文明存续风险

（一）人口危机与文明存续风险

现在全球经济呈现出一个尖锐悖论：一方面，各国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资产购买和放贷的方式发行货币，向社会注入大量货币，导致货币如同洪水过境般汹涌、泛滥；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和家庭部门债台高筑、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造成销售、就业和婚育困难，导致主要经济体的新生儿数量断崖式下跌，如同干涸的大地上绿植日渐稀少。

以韩国为例，1990-2023 年 M2 货币从 146 万亿韩元增长至 3904 万亿韩元，增幅超过 25 倍，然而新生儿数量却从 70 万人降至 23 万人/年，仅有维持韩国人口正常更替水平所需数量的 1/3，降幅达 67%。

再以我国为例，2010-2025 年 M2 货币从 72.58 万亿元增长至 340.29 万亿元，增幅达 3.6 倍，而新生儿数量却从 1588 万人降至 792 万人/年，降幅达 50%。并且，根据民政部《2024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 610.6 万对，比上年减少 157.4 万对，降幅达 20%，表明大量年轻人未能结婚；而离婚登记 262.1 万对，比上年增加 2.8 万对，另外法院判决、调解离婚 89.1 万对，合计离婚 351.2 万对，离婚率高达 57%，表明大量婚姻家庭难以维持。这说明，我国新生儿数量持续下跌的趋势有增无减。

此外，日本 2010-2024 年新生儿数量从 107 万人下降到 68 万人/年，已远低于维持日本人口正常更替水平所需数量的 1/2，降幅达 36%。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新生儿持续减少的类似问题。

新生儿锐减的实质是人的再生产逐步断裂，将直接引发人口危机：（1）导致未来

劳动力、消费者、纳税人和创新活力的源头枯竭；（2）导致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使各行各业失去市场根基，陷入长期低迷和深度内卷；（3）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攀升，将使社会抚养负担过重，导致社会保障与财政体系面临不可持续的压力。

尤其新生儿减少对就业市场的压力是立竿见影。例如据媒体报道，2023 年我国幼儿园减少 1.48 万所，与上年相比，降幅超过了 5%。这导致大量在校师范生还没有毕业就被宣判失业了。此外，奶粉、童装和儿科医生等等，都将越来越过剩，越来越多的失业将无法避免。

更严峻的挑战在于长期趋势。人口学家梁建章在《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3 版》中指出，若不采取实质有效措施，预计到 2050 年我国新生儿数量将跌破 500 万人，2100 年或将跌破 100 万人，这样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 100 年内丧失殆尽，沦为人口小国。再想一想，假若把时间拉长到 200 年看，新生儿会不会无限趋近于零？

然而与中国相反，美国在部分州实行了禁止堕胎的人口政策；它是移民国家，可以不断通过移民填补生育缺口。这些措施综合起来，使美国能在人口危机中独善其身，形成了一个长期性的畸形竞争优势。这将使中国长期处于战略劣势，无法与美国长期竞争。

人口危机的本质是社会再生产功能衰竭。它远非一个单纯的人口数量问题，而是一个会引发经济衰退、创新停滞、恶性竞争、财政破产、国力衰减乃至文明断代的根本性危机；它动摇的是国家存续与发展根基，其后果具有严重性、危险性和长期性。

基于这一严重后果，有媒体形容韩国即将“人口亡国”。这种“亡国”并非指国家绝对没有了人口，而是指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将导致经济系统持续恶化，最终将把国家带入社会动荡和战乱的绝境：要么自我毁灭瓦解，要么被敌国攻破吞并，引发文明存续风险。

（二）现阶段的严重后果

现在人口危机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其引发的系统性挑战在国内外层面均有明确呈现。例如，20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3）条中，精准勾勒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困境：

1. 从国际层面看，“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

2. 从国内层面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

以上中央文件的论断客观、准确揭示了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也印

证了全球经济已陷入动能衰减与秩序动荡的双重困境。而这一困境的核心，正是新生儿锐减的人口危机。

（三）人口危机的根源在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其实质是国家资源严重错配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货币泛滥与人口危机并存的悖论，揭示了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实矛盾，迫切要求我们回归经济运行的制度底层，探寻其根本症结。

根据《生育铸币论（二）》提出的理论框架，当前全球经济困境的根本矛盾是：“银行垄断货币与人民缺钱生育”。这一矛盾直接导致了人口危机，主要机制如下：

自 1609 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以来，各国银行部门逐步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资产购买与放贷的方式发行货币，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圈入银行部门后院，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呈现出“金融资本越膨胀”与“生育基础越萎缩”的二元背离，并深度传导至社会再生产的最底层：育儿家庭的生育劳动在货币分配体系中长期被忽视，高昂的生育成本与微薄的打工收入形成尖锐矛盾，最终催生了人口危机。

这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历经数百年演变，其在推动商品经济扩张的同时，也同步引发了国家资源的系统性错配，并在现代社会集中表现为“货币垄断→圈走财富→资源错配→人口危机→经济衰退→危机加剧”的系统性困境。

从这一困境的产生链条中可以看到，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最终导致了人口危机，而国家资源严重错配是这一关系的实质。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性研究，揭示全球经济系统已陷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固化资源错配，资源错配导致人口危机，人口危机拖累经济发展”的死循环；然后深入剖析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逻辑矛盾、文明冲突和固化机制；最后论述用生育铸币制度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辩证否定实现矛盾的对立统一，推动人类文明转型升级。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深入分析经济系统中的根本矛盾和文明冲突，从理论上进一步印证建立“生育铸币制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研究表明，生育铸币制度为破解上述“死循环”提供了治本之策，能够纠正国家资源错配和解除人口危机，引导全球经济走出困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本文的理论贡献

本文通过系统性研究，将实现以下关键性的理论推进：

（一）提出人口危机的本质是涉及国家文明存续的根本性危机

本文根据现实数据和历史镜鉴，首次系统提出，新生儿持续减少的实质是人的再生产逐步断裂，将导致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纳税人和创新源头枯竭，造成经济动

力丢失、社会结构失衡、代际传承衰竭的系统性崩塌，成为社会动荡和战乱的温床，最终动摇国家存续与发展根基，具有严重性、危险性和长期性。此统称为人口危机，其本质是涉及国家文明存续的根本性危机。

（二）深化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研究和批判

通过构建银行货币发行的“双层垄断机制”决定了国家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完整分析框架，剖析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界定这一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现行根本经济制度；提出该制度的内在缺陷导致金融资本残酷剥削生育劳动和实体经济，野蛮增殖，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和国家资源严重错配，是人口危机的深层制度根源，具有内在的腐朽性和不可持续性。

（三）解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逻辑本质

首次提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核心逻辑是“资本增殖优先”；揭示这一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形成了系统性碾压；提出这是人类经济系统中最底层、最本质的根本矛盾和文明冲突。

（四）揭露西方主流经济学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话语遮蔽体系

通过梳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起源和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初心使命，以及其在理论建构、方法论壁垒、学术评价、政策实践层面的遮蔽策略，深入揭露其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本质，以此打破其所构筑的“认知囚笼”，为制度变革扫清思想障碍。

（五）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破解美元霸权，构建全人类“共生共荣”新格局

提炼出美元霸权主导的全球“吸毒经济”范式理论；揭示美元霸权是全球货币垄断的核心，加剧了全球资源错配与人口危机；提出各国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实现进出口平衡、再推动全球协同”的核心路径，用“共生共荣”新范式取代“吸毒经济”旧范式，摆脱对美元体系的依赖，用制度替代而非对抗手段，采取和平转型的方式逐步瓦解美元霸权，最终建成全人类“共生共荣”新格局。

（六）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实现矛盾的对立统一，完成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运用辩证法的分析框架，创新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辩证否定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把人类生存逻辑提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使资本增殖逻辑服务于人类生存逻辑，实现矛盾从对抗到对立统一的历史性转变，达成“资本服务于民生”的全社会共赢，彻底解除人口危机；从此，人类社会将进入“生育文明”新纪元，完成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以上理论创新突破了“人口危机是局部社会问题、货币制度是中性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科学、破解霸权只能靠对抗、资本与民生必然对立”的五大传统认知，形成“认清危机严重性→批判根本制度→解构逻辑本质→破除话语遮蔽→提出解决方案→走出人口危机→实现矛盾对立统一”的原创理论分析框架。

五、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用“生育铸币制度”避免自我毁灭

“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是本研究的核心价值归宿，也是本文试图回答的终极命题。理解这一概念，需要从“为何救赎”、“如何自救”以及“实现救赎”三个维度展开。

（一）为何救赎：文明存续的系统性危机

“救赎”一词的使用，绝非学术修辞的夸张，而是基于对当前全球经济与人口趋势的冷静诊断。它揭示人类文明正面临一场深刻的、由自身发展模式所引发的系统性危机。**从逻辑上看**，全球范围内（尤其中国）持续走低的生育率所导致的人口结构崩塌（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正在动摇经济、社会乃至文明存续的根基。**从道德上看**，当一个文明的底层运行模式——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其运行结果竟是系统性地抑制人的再生产、使生育劳动沦为“无价值活动”，则意味着该文明的底层逻辑已与人类自身生存的根本需求背道而驰，产生了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从后果上看**，这并非局部的政策失误，而是一场导致文明衰退、代际断裂，并逐步走向自我毁灭的存亡危机。因此，“救赎”在本文的确切含义是：将人类文明从这条“金融资本越膨胀、人类自身越衰亡”的自我毁灭轨道上拯救回来。

（二）如何自救：自我救赎的主体与路径

本研究强调“自我救赎”，其主体与对象均为人类文明自身，而非依赖外部力量或寄希望于自发恢复。长期以来，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己构建的制度（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认知囚笼（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遮蔽），这意味着，解药必须从制度重构和理论创新中寻找。

本研究提出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正是实现“自我救赎”的具体路径。它不是对现有经济框架的技术性修补，而是一场文明自觉的革命：通过将货币发行锚定于生育劳动，从根本上否定“资本增殖优先”的旧逻辑，确立“人类生存优先”的新范式。这是一场由人类主动发起的、针对自身根本经济制度的辩证否定，其本质是文明层面的“自我手术”：摒弃旧制度中服务于金融资本无限增殖的腐朽内核，保留并升华其资源配置的功能性，赋予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代际传承的新内涵。

（三）实现救赎：从良性循环到文明新形态

在本文的论证框架下，“实现”自我救赎，并非指向一个静止的终点，而是标志着一个良性循环机制的建立。具体而言，这种“实现”包含以下几个状态跃迁：

1. **在人口结构上**：从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老龄化失控，转向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人口年龄结构恢复健康。

2. **在社会心态上**：从视生育为负担、牺牲与风险，转向视生育为有制度保障、有社会支持的自然选择与共同期待。

3. **在制度运行上：**从资本增殖逻辑碾压人类生存逻辑，转向制度设计主动适配人的再生产，具体而言，是用生育铸币制度让育儿家庭牢牢掌握货币发行权，使货币真正服务于人民生命延续与代际传承。

4. **在文明自信上：**从对自身能否延续充满怀疑的悲观主义，转向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制度创新修复危机、规划未来的文明自信。

人类文明实现自我救赎后，并非一个没有矛盾的乌托邦，而是一个拥有了内生、可持续的危机应对机制的文明。它能够在不依赖外部奇迹的前提下，通过主动调整自身的根本制度与文化价值，解决由自身发展所制造出来的生存悖论。这正是本研究的终极关怀：通过“生育铸币制度”这一颠覆性的经济制度创新，打破“资本越增殖，生育越萎缩”的死循环，让人类重新掌握自身繁衍的主动权，最终挣脱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加诸于文明的自我毁灭枷锁，迈向一个以人的生命价值为中心、资本与人民“共生共荣”的“生育文明”新纪元。这既是大胆的理论设想，也是深刻的文明自觉。

第二章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人类社会的现行根本经济制度

自古以来，货币不只是充当交换媒介那么简单，更是社会财富的凝聚形式——它的本质是劳动力——谁得到货币，谁就会受益。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的分配格局和秩序稳定。正因如此，货币早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资源，是国家的主要管理对象和利益调配工具。其中，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现代国家对货币初始分配的动态管理框架。

人类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是指贯穿经济运行全流程、决定国家资源配置逻辑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底层制度安排，它直接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无限增殖，还是保障人民生命延续与代际传承。自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以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逐步取代王权、贵族、教会掌控的货币体系，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高度同质化的底层架构。这一制度通过“央行垄断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垄断派生货币”的双层机制，将货币发行权从少数人垄断转移至银行部门垄断，使货币从过去服务于少数人的资本增殖转向服务于银行金融资本增殖。由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成为支配国家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人类社会现行根本经济制度。

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双层运行机制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并非单一机构的局部行为，而是通过“央行控制基础货币供给、商业银行放大派生货币规模”的协同体系，实现对货币创造的垄断性掌控。这一机制如同“货币生产的流水线”，央行负责“原材料”（基础货币）的独家生产，商业银行负责“成品”（派生货币）的规模化加工，二者共同形成封闭的货币垄断闭环，确

保货币资源完全服务于资本增殖目标。

（一）央行：基础货币的绝对垄断者

中央银行作为国家货币体系的核心管理机构，主要承担“服务民生需求、稳定经济运行”的公共职能。为了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量，推动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各国央行普遍通过购买外汇、黄金、股票和放贷的方式发行基础货币，将货币发行与占有社会经济产出深度绑定，使货币脱离了人的再生产需求。这表明，央行虽然看到了正确的政策目标，却选择了错误的实施路径，走向了服务于“金融资本增殖”的不归路。

1. 央行通过购买外汇发行货币，囤积国外资产，绑定美元霸权

各国央行普遍将本币发行与外汇储备挂钩，形成“出口创汇→央行购汇→发行基础货币”的传导链条。企业出口商品获得外汇后，需按规定将外汇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将买卖外汇后的结余出售给央行，央行则以“基础货币”作为对价注入市场，这些基础货币又叫“外汇占款”。这一过程使本币发行的规模与节奏完全受制于外汇储备规模，而非国内生育劳动需求。

例如，截至 2024 年 3 月，日本央行通过发行基础货币购买外汇而拥有 1.26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同期日本新生儿数量较 2010 年下降 36%。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央行通过购买外汇发行的基础货币高达 23.35 万亿元，占基础货币总量的 51%，对应持有 3.24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同期我国新生儿数量较 2010 年下降 43%，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

这样，各国把本应用于补偿生育劳动的货币资源，大量用于购买外汇资产，绑定美元霸权，形成“外汇储备高积累与生育需求低保障”的鲜明反差。

2 央行通过购买黄金、股票发行货币，囤积国内资产

央行通过买入黄金、股票、政府债券等国内金融资产发行基础货币，形成“占有国内资产→发行基础货币”链条。

例如，截至 2024 年 3 月，日本央行持有 846.1 吨黄金，还持有 2580 亿美元日本股票，是日本股市的最大投资者；我国央行截至 2023 年持有 2235.41 吨黄金；德国联邦银行持有 3352 吨黄金。

这些资产本应通过市场流通服务于民生领域，却被央行通过货币发行长期囤积，形成“银行印钞买黄金、妈妈缺钱买奶粉”的荒诞局面。

3. 央行通过贷款发行货币，囤积国内债权

央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逆回购等工具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形成“占有国内债权→发行基础货币”链条，使央行成为庞大的国内债权人。

以我国为例，截至 2023 年央行通过对金融机构贷款而发行货币 18.68 万亿元，占基础货币总量的 41%。

央行通过以上三条路径成为基础货币发行的绝对垄断者，其实质是将货币发行转

化为央行占有社会财富的权力工具。这些货币的发行与规模完全由央行自主决定，育儿家庭等民生主体毫无话语权。由此奠定了国家资源错配和人口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二）商业银行：派生货币的绝对垄断者

在央行垄断基础货币发行的基础上，商业银行通过“多倍信用创造”机制，垄断了派生货币的发行权，使货币总量呈数倍扩张。

这一机制的垄断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货币发行权垄断”，只有商业银行具备通过信贷扩张创造货币的资格，企业、个人等其他主体均无此权利；二是“货币规模垄断”，商业银行在创造货币的同时，首先得到了货币，然后用于放贷，即通过调整信贷投向与规模，决定派生货币的最终流向，完全主导了货币资源的配置。

以我国为例，截至2023年央行发行基础货币45.69万亿元，在商业银行扩大6.39倍放贷出去，形成292.27万亿元广义货币（M2）。其中，有45.69万亿元是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在商业银行形成的“原始存款”，另有45.69万亿元是商业银行对“原始存款”的转贷款，其余200.89万亿元（ $=292.27-45.69\times 2$ ）是商业银行“凭空创造”的派生货币。

从本质上看，商业银行的“多倍信用创造”机制是货币垄断的“放大器”——它使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通过信贷扩张形成海量派生货币，而这些货币的流向完全服务于银行部门的利润诉求和资本增殖，而非人的再生产。

二、货币发行的异化：从服务于人的再生产到服务于金融资本增殖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传统伦理思想深刻揭示了“代际传承”的极端重要性。国家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实现人民自身的存续与发展，其核心任务是保障人的再生产；这与家庭的核心目标不谋而合：“发展经济→养儿育女→老有所养→人生幸福”。这表明，家庭生育劳动实际是民生领域的核心活动；而民生艰难，主要指向的就是婚育困难。

货币发行本应当用于补偿生育劳动，支撑育儿家庭的消费需求，服务于人的再生产这一终极目标，形成“生育劳动→货币发行→消费扩张→经济增长→反哺生育”的良性循环。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的功能发生根本性异化，转向“服务金融资本增殖”，成为金融资本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使货币发行与民生福祉系统性脱节。

（一）货币发行与生育劳动系统性脱钩

增量货币原本应与新生儿数量、生育劳动投入呈“正相关”：新生儿数量越多，生育劳动价值总量就越大，增量货币发行就应相应增加，以匹配育儿家庭的消费需求与未来劳动力价值。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锚定的是金融资产而非家庭的生育劳动，导致了“货币泛滥与生育缺钱”的失衡局面。

这样，家庭生育越多、经济压力就越大，直接导致生育意愿下降。

（二）货币发行成为金融资本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

各国银行部门无需付出实质性劳动，仅通过货币发行即可占有外汇、黄金、股权、债权等社会财富，这一过程又称为“资产购买”或“资产锚定”发行货币，形成“无本万利”的垄断收益。其实质是对人类生育劳动价值的系统性剥削。这种剥削通过“资产购买→货币发行”的闭环实现，形成“金融资本增殖、民生资本受损”的两极分化。

此外，处于银行部门近水楼台上的其他各类金融投资主体可以快速获得增量货币，通过“货币发行→投机股市房市→资产泡沫→资本套利”的循环，使金融资本野蛮掠夺社会财富。

以上货币发行的异化，使银行部门成为“不劳而获的食利者”，育儿家庭成为“被掠夺的价值创造者”，最终形成“资本越增殖、生育越困难”的恶性循环。

三、人类社会的底层运行机制：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决定了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并非一个中性的技术安排，而是经济社会运行的“操作系统和底层代码”。这一制度彻底塑造了一个具有压迫性的社会经济结构，成为全球经济困境的深层根源。

（一）资源配置的主导性——资产泡沫与生育困难

货币作为“资源配置的指挥棒”，直接决定了国家资源的流向。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锚定了资产购买和资本增殖，因此必然向出口部门以及房地产、股市和虚拟经济等资本密集型领域集中，导致以家庭生育为核心的民生领域缺少必要的货币支持。

这催生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前者，央行可以累积大量外汇储备，同时也使国际贸易失衡，为贸易摩擦“添砖加瓦”；后者，银行部门可以获得大量国内债权，同时也在房产、股市和虚拟经济等领域产生大量资产泡沫。

当出口增长和泡沫生长时，经济会进入快速增长周期，人们能够通过打工赚钱养家糊口，可以勉强维持家庭生育开销，也敢于贷款买房、买车消费；而当出口受阻和资产泡沫破灭后，经济将进入衰退周期，大量人口将打不到工、赚不到钱，甚至不知明天的饭钱在哪里，陷入严重财务困境。

以上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在事实上决定了国家的资源配置逻辑：向谁流动、依据什么标准流动，最终造成严重资产泡沫和生育困难。

（二）利益分配的决定性——贫富分化与生产过剩

1. 银行部门独占铸币税（铸币税集中）

货币发行过程中产生的“铸币税”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本应归属育儿家

庭所有，用于保障民生。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铸币税被银行部门独家占有，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银行持股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使育儿家庭被系统性地排除在这一分配体系之外，导致铸币税集中。

2. 贫富分化的起点：元分配失衡（货币集中）

银行部门把增量货币造出来赚取铸币税的同时，这些钱大量进入出口部门以及金融、房地产、股市和虚拟经济等资本密集型领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以流动资金的方式存放在单位和个人的银行账户上，用于资本投机和随时准备归还银行贷款；另有相当一部分被高管人员、金融投资者和单位等以高工资、投资套利、利润分配等方式直接获取；其余部分以工薪的方式分散成小额进入打工人手里。

原本这些增量货币属于家庭生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载体，却没有流经广大育儿家庭用于人口消费，而是直接大量进入单位和极少数人手里（货币集中），跳过了人的再生产需求，导致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失衡，形成贫富两极分化的起点，造成大部分人口缺钱消费。

3. 贫富分化持续：垄断性的钱生钱

二战以后，为了解决民生困难，各国政府部门向银行借钱来发展经济和推动就业，由此欠下了巨额银行债务，需要动用大量的财政收入来支付利息。银行部门凭空造钱来放贷，它通过这种利息收入形成的利润实际是垄断性收益。

各国政府为了支持养老，用大量财政收入补贴退休金，从表面上看是支持了民生，然而这些钱被家庭部门（子女）大量用于归还银行按揭贷款和利息，堆肥整个金融系统，未能真正夯实民生基础。

此外，处于银行近水楼台的基金、证券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少数个人可以联手银行部门，通过“贷款→货币发行”的方式，快速获得增量货币，成为“资本大鳄”，用于操纵房市、股市、汇市，搞投机。他们拥有资金、技术、信息和人脉等诸多优势，能够大量收割参与投机的中小投资者，使得后者的“投资损失”成为前者的“投资利润”。这个利润实际也是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而延伸出的垄断性收益。并且银行部门也能从中分得稳定的垄断性利息收入。

资本大鳄操纵资本市场，必然使大量中产阶级在“资本投资”中折戟沉沙，陷入财务困境，最后返贫。网友戏称这为“割韭菜”。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钱生钱，本质都是围绕货币发行权构建的全链条特权。这类收益最终流向银行与少数资本群体，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而普通家庭则沦为垄断收益的“支付方”，持续深化了贫富两极分化格局。

4. 必然生产过剩

银行部门通过货币发行而独占的铸币税（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银行持股和银行债权等），与分散到社会上的货币总量价值相等。这就是经济困境的产生根源，可从

以下三个角度来观察：

（1）从货币总量、权属上看

社会上的货币总量只与银行部门占有的铸币税匹配，其中银行债权金额占比最大，这意味着：大量货币被从银行借出来投机、买房、搞生产，最终都需要通过“还款+利息”回流银行销债，表明货币权属本质归银行；劳动力商品没有专门的货币匹配，表现为权属于广大人民自己的、可用于人口自由消费的货币严重短缺，也叫人口消费力严重不足。其实质是大量货币跟着银行债权走、民生自主可控的货币严重不足。其结果是要么劳动力商品大量滞销（失业），要么劳动力商品物化成的物质文化商品大量滞销。

（2）从货币发行、流通上看

由于货币在发行过程中的元分配失衡，以及后续的垄断性钱生钱，导致大量货币被快速集中到极少数人 and 单位手里，出现持续性和不可逆转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一过程统称为“钱走旺户”，造成社会总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和持续衰减，使大量企业用银行贷款生产的商品房、汽车、家用电器等卖不出去，必然出现严重生产过剩。

这些生产过剩又叫资产泡沫，也叫虚假繁荣。泡沫越堆越多，必然有破灭的一天，这叫盛极而衰。

（3）从结果上看

一方面，“铸币税集中”意味着银行持有天量社会财富和生产能力，需要销售（供给端）；“货币集中”意味着极少数人掌握天量货币却不消费（需求端）。二者叠加，就造成了供需断裂的社会生产过剩格局。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当经济发展走到盛极而衰时，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大量商品积压，卖不出去，大量企业产能闲置，大量劳动力失业；另一方面，货币泛滥成灾，大量集中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套利，空转现象特别严重，同时大量家庭缺钱生育和消费，甚至出现严重生存困难。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我们还会看到：一方面银行部门持续通过购买外汇、黄金、股票和放贷的方式大量发行货币，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但实际结果却是搜刮铸币税，掠夺社会财富，造成货币长期持续贬值，加深民众苦难；另一方面，大量的货币直接进入极少数人手里，拼命让钱去生钱，希望钱越多越好，赚钱的欲望没有止境。

以上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在事实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畸形分配格局：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严重生产过剩。

（三）社会发展的导向性——野蛮掠夺与长期衰退

尽管现代社会的政府通过励精图治，能够让经济发展经历快速上升周期，但是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国内和跨国资本大鳄充分利用了该制度的内在缺陷，对社会展

开全方位的野蛮掠夺，使广大人民处于被残酷剥削的极度弱势地位。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盛极而衰，进入长期衰退的死循环。

1. 经济上升期：贫富分化的隐性积累与虚假繁荣

在经济扩张阶段，银行部门持续通过购买资产而扩大货币发行量，为社会提供了充足的货币来源，推动实体经济增长。这带动了就业增长，普通家庭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生育、教育、住房等民生需求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矛盾处于相对缓和状态。在这一阶段，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的社会分配失衡被经济增长的红利掩盖，贫富差距处于隐性积累状态。

这一阶段的核心矛盾是：大量货币持续进入单位和少数人包里，普通家庭只能通过打工收入赚取少部分货币，这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和生产过剩持续累积。

2. 经济衰退期：金融资本展开野蛮掠夺与赤贫人口越来越多

当生产过剩积累到某个临界点，必然会遇到经济泡沫破灭。这是经济增长触及了天花板，走向盛极而衰的转折。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越困难，金融资本越会展开野蛮掠夺，**深度剥削实体经济**，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使赤贫人口越来越多。以下先列举五重递进表现，再实证：

（1）实业资本批量衰退：社会需求不足导致商品销售困难，大量中小实业资本将因现金流断裂、无法覆盖成本而逐步走向破产清算，造成大量生产设施和场地被逐步毁掉、废弃，大量生产技术逐步失传，产业逐步空心化。这持续削弱了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供给能力，进一步压缩就业市场与社会消费能力，使经济走向萧条，逐步凋敝，为后续的通货膨胀打下物资匮乏的基础。

（2）中小银行坏账危机：中小商业银行的主要收益来源为贷款利息，而实业资本的破产导致大量贷款无法收回，导致中小银行陷入严重亏损甚至倒闭。

（3）金融资本疯狂吞噬：大量货币在发行环节的元分配和钱生钱的社会再分配中逐步集中于资本大鳄，这些金融资本为实现“避险式增殖”，通过抢购外汇、黄金、粮食、能源等紧俏物资操控市场，造成外汇短缺、进口困难、物资紧张、物价飞涨，使普通家庭的存款快速贬值。这是国家级范围内的公开掠夺。

（4）货币野蛮扩容：央行为了提振经济（保进口、促就业等），往往选择加码购买外汇、黄金等资产以扩大基础货币发行规模；还通过发行基础货币直接注入、拯救濒临破产的中小商业银行。这推动商业银行的派生货币无限野蛮扩容，导致货币泛滥成灾；处于银行近水楼台的资本大鳄可以快速获得海量货币用来持续操纵市场收割人民，加速社会财富转移，导致货币剧烈贬值，直到变成废纸。无数家庭将在这一货币抢劫中彻底陷入赤贫困境。

（5）资本外逃一地鸡毛：经济越困难，银行部门的坏账就越多，使大量中小银行濒临倒闭。然而，与银行近亲的资本大鳄们却赚得盆满钵满，因国内已无大利可图，

它们会手握无数金银外汇逃出国门。此时的国家经济已生产不振、外汇耗尽，被金融资本反复践踏后只剩下一地鸡毛。

以上五重表现可用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和银行破产、民国的金圆券事件、2020 年前后津巴布韦剧烈货币贬值来实证。另据媒体报道，2023 年阿根廷通货膨胀 52.7%，近 50% 儿童生活在贫困中。这是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其根源就在于货币主权被银行部门攫取，不在人民手中，使人民成了刀俎下的鱼肉，任凭宰割。

以上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在事实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金融资本凌驾于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之上，野蛮掠夺社会财富，将必然导致经济社会陷入长期衰退。

四、人类社会的现行根本经济制度

学界长期将生产资料所有制视为人类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认为其决定了资源配置逻辑与利益分配格局，并且用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公有制属性来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种认知聚焦于“社会上层生产关系”中“物的再生产/货币流通环节”的制度安排，却忽视了“社会底层生产关系”中“人的再生产/货币发行环节”对经济系统的根本支配作用，因此无法解释“为何不同所有制国家都面临贫富两极分化、资源错配与人口危机”的共性问题。

事实上，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央行垄断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垄断派生货币的双层运行机制，已深度渗透到经济社会运行全流程，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现行根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特性是金融资本对货币权力的绝对掌控：银行部门无需付出实质性劳动，仅凭货币发行特权即可无偿占有铸币税，各类依附于银行部门的国内外资本大鳄则通过信贷扩张、市场投机持续野蛮收割社会财富。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下，国家的最高主权已被金融资本实质性架空：国家不再是独立掌控资源配置与发展方向的核心主体，反而沦为金融资本统治秩序的执行者与被动依附者，甚至成为金融资本的统治对象；国家本以服务民生为发展初衷，但实施手段却深度依赖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这一服务于金融资本增殖的制度，这种初衷与手段的根本性背离，直接阉割了国家调节分配、保障民生的核心能力。这就是为何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始终在危机与贫困陷阱中挣扎的根源。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绝大多数人必须依靠外出打工才能赚到饭钱，自由空间被严重压缩。当经济进入衰退周期时，如何赚到明天的饭钱就成了无数人的首要难题，使确保自己能存活下来成了最紧迫的首要任务，而结婚和生育就成了次要的和难以完成的任务，这导致人的再生产逐步走衰，引发人口危机；当大量人口最后连自身都活不下去了，必然起身造反，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乱，造成文明存续风险。

综合上述，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决定了国家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与社会发展方向，已成为人类社会的现行根本经济制度。该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剥夺了人民的货币主权，固化了金融资本对生育劳动和实体经济的长期剥削地位，是人类社会“资本至上”而非“以人为本”的根本标志，是全球经济困境的制度起点。

第三章 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到人口危机：国家资源严重错配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资产锚定”而非“生育锚定”的货币发行模式，从源头将国家的货币资源引向金融资本与泡沫经济，脱离人的再生产需求，导致货币资源在发行环节严重错配。这一初始错配引发消费断层、生产过剩、就业困难，最终传导至人口领域集中爆发：婚育萎缩、人的再生产断裂，形成“货币垄断→新生儿减少”的国家资源错配终极表现。这一传导过程和结果造成经济社会系统性失衡。从历史镜鉴来看，最终将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乱的极端后果。

一、资源错配：从“货币垄断”到“新生儿减少”

（一）初始环节：货币垄断决定了国家资源错配的起点

货币发行是国家资源配置的“第一粒扣子”，银行部门通过“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创造派生货币”的双层垄断，完全以资产购买为导向，将货币发行与买入外汇、黄金、股票、债权等金融资本绑定，而非与新生儿数量、生育劳动投入挂钩，导致货币从发行源头就偏离了人的再生产需求。这种“资产锚定”而非“生育锚定”的货币发行模式，使货币资源成为银行部门占有社会财富的工具，而非服务民生福祉的载体。

这导致国家资源从货币发行的初始环节就与人的再生产需求背道而驰，大量集中于金融资本与泡沫经济领域，然后货币大量集中在单位和少数人手里，广大育儿家庭仅能通过打工获得少量间接货币支持。这表明，人口危机的“伏笔”从货币发行之初便已埋下。

（二）传导环节：从“货币集中”到“需求不足”

货币资源在发行渠道绕开育儿家庭，直接后果是消费能力的两极分化——少数利益集团掌握海量货币，但其消费需求已达到饱和，货币多用于市场投机和定期存款；广大育儿家庭有消费需求，例如生育、教育、医疗，却因货币短缺无法实现，导致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使国家资源错配从“货币领域”延伸至“消费领域”。

从消费结构来看，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以“投资型、奢侈型”为主，对民生消费的拉动作用有限；育儿家庭的消费以“必需型、民生型”为主，却因货币短缺无法释放，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失衡显著。

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来看，民生消费的不足直接导致社会总需求疲软，造成

企业销售困难，进而引发生产缩减、就业减少，形成“需求不足→销售困难→生产缩减→就业减少→需求更不足”的恶性循环。

以上消费能力分化，使经济增长失去了民生支撑：货币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无法形成广泛的社会消费需求。这一结果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大量的早教机构运转困难倒闭，大量的中小医院没有病人，大量的商品房滞销；另一方面，育儿家庭普遍面临“教育难、医疗难、住房难”的三重压力。这为结果环节的人口危机爆发做好了铺垫。

（三）结果环节：新生儿减少是国家资源错配的终极表现

经过初始环节的货币垄断发行与传导环节的需求不足，国家资源错配最终在“新生儿减少”这一结果环节显现出来——就业困难、收入下降，形成强大的经济压力，导致婚育逐步萎缩：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新生儿锐减。这是国家资源错配的终极表现。

二、核心危害：经济动力丢失、社会结构失衡、代际传承衰竭，引发人口危机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引发的国家资源错配，并非局限于单一领域的局部问题，而是通过“货币流向偏差→消费需求不足→人的再生产断裂”的传导，对经济、社会、人口产生系统性冲击。

（一）经济动力丢失：需求萎缩与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

国家资源错配在经济层面最直接的危害，是使各国陷入“需求萎缩→生产过剩→就业减少→需求更萎缩”的闭环，这一循环以“货币资源偏离民生与人口需求”为起点，通过消费、生产、就业、生育的连锁反应不断强化，最终将使经济增长失去内生动力，陷入长期衰退。无论是我国面临的“内需不足”，还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本质都是这一循环的具体表现。

1. 消费需求的长期不足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的货币异化，导致广大育儿家庭陷入“有需求却无购买力”的困境，直接抑制消费需求，尤其是与人的再生产相关的民生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短板”。

消费需求的长期疲软，使经济发展失去“稳定锚”，为生产过剩埋下伏笔。

2. 生产过剩的持续加剧

消费需求不足的直接后果是企业销售困难，商品大量积压，生产过剩问题凸显。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企业基于“信贷扩张”的生产决策与“需求不足”的市场现实严重脱节，大量商品无法通过交易实现价值，企业只能缩减生产或倒闭，形成“生产盲目扩张→商品积压→产能闲置”的浪费循环，使经济陷入“停滞→衰退”的泥潭，无法自拔。

3. 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双向恶化

生产过剩迫使企业缩减生产规模，直接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攀升，尤其是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制造业就业岗位大量流失；而就业困难进一步削弱家庭收入，加剧消费需求萎缩，形成“生产缩减→就业减少→需求更不足”的恶化循环，使经济发展彻底失去支撑。

这种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双向恶化，本质是国家资源错配引发的系统性危机，若不打破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经济衰退的趋势将难以逆转。

（二）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活力衰减

国家资源错配在社会层面的危害，集中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内部分裂：货币资源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育儿家庭被排除在货币发行收益之外，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格局。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财富分配上，还延伸至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资源领域，最终导致社会活力衰减、凝聚力受损，成为社会动荡和战乱的温床。

1. 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权被银行部门与利益集团掌控，货币资源通过“信贷扩张→资本增殖”的路径向少数人集中，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成为必然结果。

这种分化使社会资源向少数人倾斜，突破了合理区间，普通民众难以获得必要的发展机会，甚至连基本生存权利都无法保障，演变为系统性的生存危机，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严重挑战。

2. 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

财富分化的进一步后果，是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高收入群体凭借货币优势占有优质资源，同时大量物质、文化和劳动力商品等社会资源以生产过剩的形式被闲置浪费；普通育儿家庭则面临“资源短缺、成本高企”的困境，形成“机会不公”，进一步削弱婚育意愿与社会参与能力。

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使广大人民的社会归属感与幸福感持续下降。

3. 社会活力与凝聚力的衰减

贫富两极分化与资源不公的最终后果，是社会活力与凝聚力的系统性衰减：普通群体因“机会不公”失去奋斗动力，创新活力被抑制；社会矛盾因“分配失衡”不断激化，凝聚力被削弱。

社会凝聚力的受损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还会进一步削弱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形成“社会矛盾→经济衰退→矛盾更激化”的新循环，使社会陷入“失序→动荡”的危险境地，成为社会动荡与战乱的温床。

（三）代际传承衰竭：少子化与老龄化

国家资源错配的核心危害，最后集中体现在人口层面：货币垄断导致的生育劳动未获补偿，并且生育成本高企，直接抑制婚育意愿，使人的再生产链条逐步断裂，导

致代际传承衰竭。无论是我国 2025 年新生儿数量跌破 800 万人，还是韩国“即将人口亡国”的预警，都印证了这一危害的紧迫性。

1. 少子化危机：生育意愿低迷与新生儿锐减

少子化是资源错配在人口层面的直接表现，其核心是“生育劳动未获得货币补偿”：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使育儿家庭的生育投入无法通过货币发行得到回报，同时生育成本高企，必然抑制生育意愿。例如育儿家庭因经济压力而普遍放弃生育二胎，甚至大量年轻人无法结婚和生育，使新生儿数量持续减少，导致人的再生产失去“源头活水”，逐步走向枯竭。

2. 老龄化危机：劳动力短缺与社保压力加剧

少子化的必然结果是老龄化：新生儿锐减导致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老年人口占比持续上升，形成“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这一结构将严重削弱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支撑。

现在有人认为，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今后可以用大量机器人填补劳动力缺口。但这只是一种望梅止渴的资本宣传口号和民生幻想，因为严重的经济困境将导致我们永远无法到达那个境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的资源错配，早已从根源上阻断了技术持续创新和最终落地的经济基础：首先，货币资源持续向金融资本集中，机器人的技术迭代沦为资本短期套利的噱头；其次，年轻人越来越少，以及民生消费持续萎缩，将导致创新能力和动力持续减弱；最后，即使机器人技术取得突破，普通家庭也无钱购买。

如同硬币的正反两面，劳动力短缺将以沉重的社保压力表现出来。这将导致财政资源进一步向养老倾斜，挤压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形成“老龄化→财政紧张→生育更困难”的恶性循环，导致人口危机持续恶化。

（四）人口危机：从“结构失衡”到“国本动摇”

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人口结构呈现为“倒金字塔型”，最终产生人口危机：新生儿锐减使未来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供给不足，老龄化使当前社保与经济增长承压。

人口危机的实质是社会再生产链条从最底层的人的再生产上逐步断裂。这标志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国家资源错配，已触及经济运行的根本逻辑：人的再生产。

国家保障人的再生产，事实上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意义：人民追求自我的价值实现、爱情的甜蜜美好、文明的代际传承、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事关儿孙绕膝、老有所养，实现人生幸福。

人的再生产走弱，将使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层面逐步走衰。其本质是“国本动摇”——孩子是国家经济的根本，简称国本——孩子持续减少，导致人口结构失衡，将造成无数领域后继无人，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根本基础。

三、美元霸权：全球货币垄断体系的核心，加剧了资源错配与人口危机

当前，美元霸权是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体系的核心，其本质是美联储垄断了全球基础货币的底层供给——各国央行普遍以美元为“货币锚”，通过买入美元外汇发行本币，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的“底层支撑”；然后各国又把这些美元以购买美国国债、企业债等方式返回美国，形成外汇储备，其实质是收到美国政府和企业开具的借条。这一系列操作的本质是：美联储通过货币发行而掠夺全球铸币税。不仅如此，美联储还通过加息降息操作，协助美国金融资本以美元、虚拟货币跨境投资套利，掠夺全球财富。

美元霸权直接扭曲了全球贸易格局，形成双输局面：一方面，各国为获取美元外汇，被迫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将大量劳动力、土地资源过度集中于出口部门，挤压生育、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投入，形成“为赚美元而牺牲人的再生产”的客观结果；另一方面，对美国而言，长期贸易逆差和经济金融化引发其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和竞争力大幅下降，民生基础设施破败不堪，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一局面加剧了全球性的资源错配和人口危机。

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资源错配的结果表现

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阶段，而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资源偏离民生、人的再生产失去支撑”的系统性结果。其核心机制是“货币错位”与“人口出生率走低”的双向锁定：前者导致经济发展失去消费根基，后者加剧需求萎缩，二者共同将国家困于“发展停滞、民生艰难”的死循环。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两个维度：

1. 经济维度的“虚假增长”：货币发行锚定外汇、黄金、债权等金融资产，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与投资拉动型经济短期扩张，但增量财富集中于银行部门与资本群体，普通家庭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倒退，消费能力难以突破“中等收入”瓶颈，形成“GDP高增速与民生低改善”的背离。

2. 人口维度的“再生产断裂”：货币错位导致生育劳动未获补偿，育儿家庭难以承担教育、医疗、住房等高额成本，导致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这造成消费需求持续萎缩，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动能。

中等收入陷阱是国家资源错配的典型结果表现，最终使经济发展失去人口消费支撑，陷入“发展停滞与人口衰退”的双重困局。

五、历史镜鉴：国家资源错配的极端后果——社会动荡和战乱

从古代王权掌控货币，到近代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无论形式如何演变，其核心矛盾始终一致：货币主权被少数主体掌控，脱离人的再生产的民生需求，最终引发“资源错配→生产停滞→生存危机→社会动荡→战乱→政权更替”的恶性循环，这

一规律贯穿了自国家产生以来的人类文明史。

（一）古代社会的货币垄断与王朝更替

在古代社会，王权垄断了货币，表现为帝王、官僚对铸币权与货币的绝对掌控。王朝建立之初，大量货币被新政府用来发动生产，并减租降税、休养生息，使经济快速发展；王朝中晚期，一方面王权垄断铸币，另一方面大量货币被通过横征暴敛和高利贷盘剥，集中窖藏于王权腐败体制下的无数官僚私库，造成货币严重脱离生产与消费环节，导致民间无钱发动生产的严重困境：轻则农田荒芜、手工业停滞，重则饿殍千里、民不聊生。当人民的生存底线被突破后，必然揭竿而起，引发战乱与政权更迭：或王朝覆灭、改朝换代，或国家被肢解吞并，陷入“货币集中→资源错配→王朝兴衰”的历史轮回。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说的就是这个轮回。

（二）近代以来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全球性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部门通过买入金银和信贷扩张的方式大量发行货币，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由于货币垄断，使广大人民缺钱消费，导致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大量商品滞销、企业破产和劳动力失业，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各国为转嫁危机推行贸易保护和搞对外扩张，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次危机中，欧洲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型金融资本是不会垮台的，他们没有祖国，手握无数金银财宝，从战乱的欧洲漂移到了没有战乱的美国；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通过强制推行金圆券搜刮无数金银和外币，最后随政府垮台退守而运到了台湾省。

19世纪拉美国家独立后，并未真正掌握经济主权，货币发行权沦为欧美银行的变相“殖民工具”：西班牙、英国等国银行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国建立货币垄断体系，不仅主导基础货币发行，还通过高息放贷控制各国财政命脉，引发剧烈的政权动荡。

苏联于1991年解体，根源在于货币垄断导致严重经济危机：大量的货币掌握在政府和银行部门手里，被用来搞计划经济和军事扩张（例如1979年12月至1989年2月十年入侵阿富汗）；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没有生产和消费的自由，导致民生经济凋敝。苏联解体后，金融资本兴风作浪，导致物价暴涨、货币剧烈贬值。据媒体报道，一些教授、医生和大量的退休工人上街乞讨，沦为货币垄断与资源错配的牺牲品。

2024年12月8日，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攻入首都大马士革，使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倒台，这是连续很多年战乱导致无数断垣残壁后的阶段性结果。尽管这一变局有外部地缘政治势力的深度参与，但堡垒主要还是从内部攻破的，根源就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据媒体报道，巴沙尔政权倒台时，叙利亚中央银行库房里还存放着26吨黄金，需要三人同时输入密码才能开启库门。这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引发资源错配的悲剧缩影：一边是海量国家经济产出被兑换为黄金，掌控在银行部门手里闲置，蒙尘沉垢；

另一边是民众无钱发动生产，难以维持生计，导致经济凋敝和民心尽失。不破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钱都是银行的，并且很容易被极少数人把持，广大人民缺钱发动生产，我们将看到的只是：“巴沙尔走了，新的巴沙尔上台”，印证了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纵观以上历史案例，无论古代王权垄断货币还是现代银行垄断货币，其本质都是“货币资源脱离人的再生产”导致国家资源严重错配。这种错配的本质是资本对民生的长期压迫；若突破了大面积生存危机的临界点，将会以社会动荡和战乱的极端形式爆发，引发政权更迭。这是把社会基础推倒重来，是已经反复验证了的历史规律。

第四章 根本矛盾：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的对立

国家管理货币的主要目的，应当是为了确保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这是国家存在的主要理由和根本基础。其中在生存上，国家需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延续和代际传承；在发展上，国家需要积累社会财富和获得长期发展基础。这催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运行逻辑：追求生命维系的“人类生存逻辑”，与追求价值积累的“资本增殖逻辑”。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这一矛盾运动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资本增殖逻辑”的集中体现和具象化代表。

一、资本增殖逻辑

资本增殖逻辑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灵魂”，其核心诉求是利润最大化与自我扩张，要求一切资源配置服务于金融资本的积累与周转，让货币在循环运动中实现“自我增殖：让钱生钱，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该逻辑具有短期导向、非人性化与空间扩张的特征：它追求季度财报的漂亮数据，将人类与社会关系简化为可计算的信用风险与消费潜力，并通过全球化的金融网络实现无边界套利。

（一）核心目标：追求利润最大化

在资本增殖逻辑中，“利润”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所有经济活动都围绕“如何快速获取高额利润”展开，人类的生育、健康、教育等生存需求，仅在“能转化为资本收益”时才被资本纳入考量。银行部门作为这一逻辑的核心载体，其货币发行与信贷决策完全以利润回报为导向，对无直接收益的民生领域与人的再生产需求视而不见。

在资本增殖逻辑下，“是否盈利”取代“是否必要”成为资源分配的唯一标尺，人类生存需求被降格为“资本增殖的附属品”。

（二）时间维度：追求短期回报

资本增殖逻辑具有强烈的“短期化倾向”，追求“即时性利润”，对需要长期投入的人类生存活动（如生育、教育、养老）缺乏耐心。这种短期导向源于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偏好”：资本持有者更倾向于在短期内完成“投入—增殖—退出”的循环，

避免长期持有带来的风险与贬值压力，而人类生存逻辑所需的“代际传承”（如 20 年的育儿周期和教育投入），与资本的短期诉求形成天然冲突。

资本增殖逻辑的短期化倾向，使经济系统沦为资本逐利的短期工具，大量普通人因育儿成本高企被迫放弃多育，甚至不婚不育，最终形成“短期资本狂欢、长期人口危机”的恶劣局面。

（三）运行特征：虚拟化与排他性的双重强化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支撑下，资本增殖逻辑使大量货币脱离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自我循环”，例如大量流向股市、债市、衍生品市场等虚拟领域，大量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与实体经济隔绝。最终形成“虚拟经济日益膨胀、实体经济逐步萎缩”的二元分化。

二、人类生存逻辑

人类生存逻辑是物种存续的“本能逻辑”，其核心诉求是“生命延续与代际传承”，避免自身作为一个物种的灭绝。这一逻辑以“人”为核心，将“人的再生产”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要求社会资源向生育、教育、医疗等保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领域倾斜，具有长期导向、情感依赖与价值多元的特征：它重点关注的是孩子在二十年成长期的健康与文化遗产，并带来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与老有所养。

（一）核心目标：保障生命延续和代际传承

人类生存逻辑的核心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其中生命和繁衍处于首要位置：它将有工作、有饭吃、保障安全、支持分娩、养育儿童、保障教育等视为最基础的民生保障。在这一逻辑下，孩子不仅是家庭成员，更是国家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生育劳动不仅是家庭行为，更是创造“未来社会价值”的公共劳动，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价值，理应获得国家层面的货币补偿与资源支持。

（二）时间维度：长期均衡的持续追求

人类生存逻辑具有天然的“长期化导向”，其时间尺度以“代际”为单位（通常为 20-30 年），追求“人口、经济、社会”的长期均衡发展。生育劳动的价值需要长期投入才能显现：父母生育孩子后，需经过 20 年左右的养育与教育，孩子才能成为合格的劳动力，为经济发展贡献价值；而这一过程中，育儿家庭需要国家给予持续的资源支持，才能确保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人类生存逻辑要求国家建立“长期生育支持体系”，而非短期政策刺激。

（三）运行特征：公共性与包容性

人类生存逻辑强调“社会成员的平等生存权”，认为生育、健康、教育、养老、安全等生存资源是公共产品，应通过国家的包容性分配，确保所有家庭都能获得必要支持，而非由市场竞争决定资源流向。在这一逻辑下，增量货币作为“公共资源”和

“公共产品”，应优先用于保障人类生存需求，而非资本增殖；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资本积累规模。

三、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尖锐对立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两种逻辑的对立，并非局部利益的冲突，而是涉及“价值取向、资源分配、时间维度、评价标准”的全方位冲突。这些冲突维度相互交织，形成“金融资本越增殖，人类生存越艰难”的系统性矛盾，最终传导为人口危机与经济衰退。

（一）价值取向冲突：“钱的增殖”与“人的生存”

资本增殖逻辑的价值核心是“货币的无限增殖”，它将“钱”视为目的本身，人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劳动者的任务是为资本创造利润，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金融资本的无限堆积。

人类生存逻辑的价值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将“人”视为目的本身，增量货币是“保障人类生存的工具”：资本增殖的任务是为人类生存提供支持，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福祉。

这种价值取向的冲突，直接体现在货币发行的目标上：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的目标是“推动资产价格上涨与信贷扩张”（资本增殖）；而人类生存逻辑下，货币发行的目标应是“补偿生育劳动与保障民生需求”（人的生存）。当货币发行目标从“人的生存”转向“钱的增殖”时，两种逻辑的价值冲突便转化为系统性的国家资源错配：货币流向资本领域，导致生存领域资源短缺。

（二）资源分配冲突：“资本增殖优先”与“生存需求优先”

资本增殖逻辑主导的资源分配，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资源向金融、地产等资本密集型领域集中，与人的再生产相关的民生资源被挤压。人类生存逻辑主导的资源分配，遵循“生存需求优先”原则，资源向生育、健康、教育等民生领域集中，然后自然产生对房地产的刚性有效需求，资本增殖领域的经济泡沫被适度约束。

资源分配的冲突，使“人类生存”与“资本增殖”形成零和博弈：金融资本占用的资源越多，人类生存获得的资源就越少。

（三）时间维度冲突：“短期回报”与“长期延续”

资本增殖逻辑的时间维度是“短期化”，追求“即时性利润”，对需要长期投入的生育、教育等生存活动缺乏耐心，甚至通过“短期套利”损害长期生存基础。人类生存逻辑的时间维度是“长期化”，追求“代际延续”，需要长期稳定的资源投入，确保每一代人都能完成生存与繁衍的使命。

这种时间维度的冲突，在政策实践中表现为“短期刺激”与“长期建设”的对立。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各国更倾向于“短期资本刺激”（如央行购债、减税降费），

这一刺激虽能暂时拉动经济增长，但无法解决生育成本高企的根本问题，最终导致“政策刺激效果消退后，人口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人类生存逻辑则要求“长期生育支持”，如建立“全周期生育补贴制度”，能从根本上激活生育意愿，实现人口与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

（四）评价标准冲突：“资本收益”与“生存质量”

资本增殖逻辑的评价标准是“资本收益指标”，如 GDP 增速、股市涨幅、企业利润，这些指标仅反映资本增殖的规模，不考虑人类生存质量。人类生存逻辑的评价标准是“生存质量指标”，例如生育率、儿童健康率、教育普及率、养老金覆盖率等等，这些指标直接反映人类生存的状况，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标尺。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收益指标”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各国政府将 GDP 增速、股市表现作为核心政绩，企业将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忽视生育率、育儿成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等生存质量指标。这种评价标准的冲突，使社会发展偏离“人的生存”核心，最终导致“资本繁荣”与“人口衰退”并存。

四、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与文明冲突

有史以来，货币就先后被王权、贵族、教会、银行部门垄断。这种垄断性决定了，货币从制造出来起就几乎成了资本，它追求自我增殖而独立存在（例如古代残酷剥削人民的各类高利贷，现代社会无孔不入的网贷），使“资本增殖逻辑”成为支配经济社会运行的核心规则；二战后，为解决民生艰难、保障生育等文明存续的根本问题，各国政府向银行部门借钱发展经济，并通过借新贷来还旧贷，使政府债务越累越多，压根就没有想过如何归还，其实质是削弱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本质上是变相与银行部门争夺货币发行权，代表的是“人类生存逻辑”，但导致财政负债累累和难以持续。

历史上，资本增殖逻辑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当这一矛盾运动到极致时，必然表现为大多数人手里都没有钱吃饭和缴税，无钱发动生产和结婚生子，形成普遍性的“生存矛盾”。这时，人们会起来造反，引发“文明危机”，推动了王朝或政权更替。

以上表明，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对货币主导权的争夺，决定了经济系统的本质（为谁服务）和发展方向（是走向毁灭还是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人类经济系统中最底层、最本质的根本矛盾。根据这一原理可知，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人类经济系统本质上是为金融资本服务的，其发展方向必然是走向自我毁灭。

古代农民起义喊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现代政府向银行借款发展经济，本质上都是人类生存逻辑对资本增殖逻辑发起的有限反抗，构成了人类社会最根本性的文明冲突。

第五章 人口危机：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结果

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并非抽象理论层面的对立，而是通过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具体运行，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每一个环节，并最终在人口领域集中爆发：形成以新生儿锐减、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为核心的人口危机。这一危机并非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资本增殖逻辑长期碾压人类生存逻辑的必然结果，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对人类生存基础的根本侵蚀。

一、初始分配碾压：生育劳动被系统性排除在货币价值体系之外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的元分配权被银行部门独家掌控，生育劳动作为货币价值的终极来源，却被系统性排除在补偿体系之外，形成“价值创造者无补偿、价值占有者不劳动”的分配不公，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生存逻辑的货币基础。

（一）货币发行权垄断：生育劳动失去价值补偿通道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其价值源于父母生育孩子的人力投入：母亲十月怀胎的生理消耗，家庭在养育过程中的时间与精力付出，构成货币的价值源泉。因此，货币发行权天然归属于育儿家庭，增量货币应通过生育补助的方式，直接补偿生育劳动价值。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权被银行部门垄断，育儿家庭只能通过“打工赚钱”的间接方式获取货币，导致生育劳动的价值被埋没。

（二）铸币税红利独占：生存需求的货币支撑被抽离

铸币税作为社会财富的增量，本应优先用于保障人类生存需求，通过生育补助的方式，用于生育支持、教育普及、医疗保障等民生领域。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铸币税红利被转化为银行部门的金融资本，人类生存需求的货币支撑被严重抽离，形成“金融资本越增长、民生保障越薄弱”的反差。

二、价值评价碾压：人的生存价值被资本价格异化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价值评价体系构建”，将人类生存价值简化为可量化的资本价格，否定生育劳动、家庭照料等非市场化生存活动的社会价值，使人类生存逻辑失去“价值认同基础”，沦为资本评价体系中的“无价值活动”。

（一）生育劳动：从“价值源泉”沦为“无价值消耗者”

生育劳动是人类物种延续的核心活动，创造了“未来劳动力”这一最根本的社会价值，是人类一切经济价值的终极源泉。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评价体系以“是否产生直接货币收益”为标准，将生育劳动定义为“无价值消耗”：母亲在家养育孩子不产生工资收入，被视为“无业者”；家庭照料孩子的劳动不纳入GDP核算，被视为“非生产性活动”。这种价值评价的异化，使生育劳动的社会价值被彻底否定，育儿家庭成为“被资本歧视的群体”。

生育劳动被资本评价体系否定，使人类生存的“核心活动”失去社会认同，育儿

家庭陷入“经济压力+价值否定”的双重困境，生存逻辑的价值基础被严重动摇。

（二）人的生命：从“尊严主体”沦为“金融抵押品”

增量货币原本是生育劳动的价值体现和果实，若能通过生育补助流入育儿家庭，一方面可为广大人民提供充足的自主交换媒介，保障充分就业，实现劳动价值自由互换；另一方面也能为家庭积蓄生存资本，用于集中买车买房。然而，货币被银行垄断后，人们普遍只能向银行贷款买车买房；大量劳动力也因缺乏货币交换沦为失业者，被迫向银行借钱消费。

这样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评价体系将大量人口的生命价值简化为“未来收入现金流”，将人异化为可量化、可打包、可交易，并用以支撑信贷扩张和实现资本自我增殖的金融工具，人的尊严与情感需求被完全忽视。

这导致大量人口成为银行的债务人，被资本评价体系异化为“金融抵押品”，使人类生存的“尊严需求”让位于资本的“增殖需求”，生存逻辑的生命基础被系统性碾压。

三、直接后果一：人的尊严被系统性剥夺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掌控货币发行权，完全控制了货币主权，本质是垄断了劳动力商品实现自由交换的货币媒介，导致人民普遍缺乏自主实现劳动价值、满足生存需求的货币支撑。这种货币垄断，从消费、创业、劳动、生存、价值认同五个维度，对人的尊严展开全方位碾压，使广大人民陷入“为货币挣扎、失去存在价值”的深重苦难。

（一）消费力萎缩：家庭消费货币短缺抑制全链条需求，成为危机传导起点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增量货币大量沉淀于金融系统与少数资本群体手中，货币分配的系统性失衡直接引发家庭消费能力持续衰减，使家庭部门陷入“缺钱消费”的困境。

家庭部门的消费力不足，演变为覆盖全社会、波及全球的“需求不足”困局，成为后续生产过剩、创业失败、就业困难的源头。

（二）创业者困境：需求不足导致销售无门，沦为银行债务扩张工具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了社会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创业者很容易掉入“借钱投资→盲目扩张→销售无门→债务压身”的陷阱，从“自主创造价值”异化为“银行债务扩张的工具”。

一方面，银行基于“资本增殖”目标，鼓励创业者扩大贷款规模：通过降低短期信贷门槛、提供“循环贷”等方式，推动创业者增加投资、扩张产能，却完全无视市场消费力不足的严峻现实。

另一方面，银行的“刚性还款”规则成为压垮创业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经营陷

入困境，创业者无法按时偿还贷款时，银行会通过催收、查封抵押资产、上报征信等方式施压，甚至联合第三方机构（例如法院）催收。许多创业者不仅失去了多年积累的财富（如房产、存款），还背上巨额债务，从“自主经营者”沦为“欠债的老赖”。

据媒体报道，2025 年前后有多名知名企业家因无法承受债务压力与失败打击，选择跳楼自杀，用生命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创业悲剧买单。这种“融资易、生存难”的困境，否定了创业者的自主价值，使其沦为银行债务扩张和资本增殖的牺牲品。

（三）劳动者困境：丧失自主选择权，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劳动力与货币的匹配权主要由资本主导，劳动者普遍失去通过自主劳动（如个体经营、技能服务）实现价值交换的路径，被迫依赖“打工挣钱”这一单一渠道获取货币。这样劳动自主权被剥夺，人从价值创造的主体，异化为资本增殖的附属工具。

1. 劳动过程被压榨：时间与健康被系统性剥夺

“996 工作制、007 加班模式”成为资本压榨劳动者的常态。为争夺有限的岗位与货币资源，劳动者被迫接受远超法定标准的劳动时长，休息权与健康权被严重压缩，长期陷入“工作一疲惫一再工作”的机械循环，失去陪伴家人、自我发展的时间与空间。

2. 劳动保障被架空：合法权益在灵活用工中被侵蚀

资本通过滥用劳务派遣、灵活用工等形式，规避法定雇主责任，使大量劳动者沦为“临时工”“外包工”，处于劳动合同模糊、社保不全、报酬稀少、职业发展断层的边缘状态，合法权益被系统性损害。

3. 劳动价值被否定：成为被资本抛弃的失业者

当经济进入衰退周期，必然企业缩减产能、岗位锐减，大量劳动者被抛入失业困境，从资本的“生产工具”沦为社会的“弃儿”。这一现象的荒谬性在于：一方面大量劳动力闲置浪费，另一方面大量育儿家庭缺乏外部支持、生存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缺乏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因为货币被银行部门垄断了，无法流向真正需要它的民生领域。

（四）生存底线失守：大量女性沦为性剥削对象，尊严被践踏

在就业困难的大背景下，赚取饭钱的困难持续增加，使社会生存底线不断失守，大量女性因生理与社会角色的特殊性，身体被异化为“可交易的商品”，成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最直接的性剥削对象。

从国际来看，日本 2024 年《性别平等白皮书》显示，因就业难、收入低，约 12 万日本女性被迫参与“地下色情产业”，超 3 万女性被非法机构诱导“卖卵”；韩国 2023 年警方破获的“代孕中介案”达 27 起，涉及代孕女性超 500 人，其中多数因债务压力被迫参与。国内层面，部分女性同样面临类似困境：有的为快速赚钱陷入卖淫

行业，面临人身安全、疾病传播风险；有的被诱导“卖卵”，在缺乏医疗保障的环境下接受手术，导致卵巢早衰、不孕等终身伤害；还有的被迫参与代孕，沦为“生育工具”。

这些现象的本质，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剥夺了女性通过正当途径获得体面生存的权利，迫使她们将身体与生育功能转化为“换取货币的筹码”。

（五）价值扭曲：货币垄断催生“唯金钱论”，人的尊严与本质全面异化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使增量货币大量流向金融资本与少数利益群体，广大人民被系统性排除在货币分配体系之外，使生存缺乏必要的货币基础，导致货币成为稀缺资源。在这一制度逻辑下，人们为了生存被迫参与残酷的货币争夺，进而产生全社会性的“唯金钱论”畸形评价标准：劳动价值高低取决于货币数量，创业成果好坏看盈利规模，人格魅力评判沦为货币对比。

这种价值扭曲，本质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对人类生存逻辑的根本性篡改：将“货币”从服务于人的工具，异化为支配人的手段；将“人的尊严”从多元价值的集合，简化为单一货币的量化指标。当人们只能通过货币数量证明自身价值，情感、道德、自我实现等核心价值都需让位于资本增殖时，人类便逐渐失去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尊严沦为奢侈品，最终在“为货币挣扎”的循环中，彻底迷失了存在的意义。

四、直接后果二：家庭关系从“情感联结”沦为“资本纽带”

我国解放后的头几十年里，基本处于小农经济阶段，夫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互扶持，共同养儿育女，人口稳定增长。在那个年代，既有生活艰辛的残酷一面，也有家庭温暖的美好面。

家庭原本是人类生存逻辑中“情感联结”的核心载体：它以爱情为起点、亲情为内核、责任为支撑，承担着生育子女、代际传承、情感慰藉的核心功能，是个体抵御生存压力、延续血脉的温暖共同体。但在现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家庭既有生活艰辛的一面，夫妇关系也从“情感驱动”异化为“资本纽带”，生存逻辑的情感根基被金融资本系统性侵蚀。

首先，这种异化体现在家庭“组建门槛”的资本绑定上。传统观念中，婚恋的核心是情感契合与价值观一致，而如今在货币垄断催生的高生活成本下，家庭组建被强行附加“经济达标”的刚性条件：房产成为“结婚刚需”，车辆、存款等物质条件成为婚恋匹配的“硬指标”。这导致大量新家庭被房贷、车贷的债务绑架；大量适龄青年因“无房无车”被排斥在婚恋市场之外。2024年我国结婚登记数仅610.6万对，较上年降幅达20%，背后原因正是“资本门槛”对情感联结的深度挤压：情感不再是家庭组建的核心驱动力，能否从银行贷到款、货币持有量的多少反而成为决定能否步入婚姻的关键。

其次，家庭“维系逻辑”被资本利益主导，情感纽带让位于财务平衡。婚姻本应依靠情感包容、责任分担抵御生活风险，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经济压力，将家庭关系拖入“利益博弈”的严重困境：（1）育儿的奶粉、教育、医疗开支成为沉重负担，夫妻常因“钱怎么花、谁来承担”爆发矛盾；（2）房贷月供占家庭支出的很大比例，“为房打工”的长期压力耗尽夫妇情感沟通的时间与精力。2024 年我国离婚登记与法院判决离婚合计达 351.2 万对，离婚率高达 57%，印证了资本逻辑已取代情感逻辑，成为决定家庭存续的核心因素。当家庭从“情感共同体”沦为“债务共同体”，“有钱则合、缺钱则散”的利益导向便成为常态。

第三，家庭“情感功能”被资本逻辑大量消解，代际传承的情感根基被破坏。父母本应将必要的时间与精力投入生育养育，通过陪伴、教育构建亲子情感联结，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父母被迫将大量时间投入高强度工作，“996 工作制”“异地打工”成为常态，导致孩子长期处于“隔代抚养”或“无人照料”的状态，亲子情感严重缺位；大量老人的退休金被用于按期归还子女的房贷本息，生活拮据；大量老年人因子女经济压力大、无暇照料，面临“空巢养老”的困境，代际情感传递断裂。这种情感功能的丧失，让家庭不再是“情感港湾”，反而成为“经济压力的放大器”：年轻人因害怕“养不起、顾不好”而放弃生育，中年人因“上有老下有小”的经济负担而焦虑，老年人因“无人赡养”而缺乏安全感，最终形成“情感缺失→生育意愿低迷→人的再生产断裂”的恶性循环。

从本质上看，家庭关系从“情感联结”沦为“资本纽带”，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增殖逻辑碾压人类生存逻辑的悲剧缩影。当货币成为家庭组建的稀缺资源，房贷、车贷成为标配，人类生存所需的情感支撑便不复存在，人的再生产就失去了经济土壤，文明延续也随之弱化。这一异化不仅是家庭的悲剧，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悲哀。

五、终极后果：从人口危机到文明存续风险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把生育劳动排除在货币价值体系之外，是新生儿锐减的直接导火索：当创造“未来劳动力”的根本劳动得不到货币补偿，生育必然成为家庭的沉重经济负担，人们放弃生育就成为必然、无奈和痛苦的选择。这一后果并非单纯的人口数量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人口危机，将造成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和战乱，引发文明存续风险。

综合上述，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货币初始分配、资本价值评价的双重碾压，将生育劳动从价值源泉沦为无价值消耗者，将人的生命从尊严主体沦为金融抵押品，将家庭关系从情感联结沦为资本纽带和债务共同体，把人的尊严系统性剥夺，使人类社会迷失了存在的根本意义，最终必然指向一个严重后果：新生儿锐减的人口危机。这是资本增殖逻辑碾压人类生存逻辑的结果体现，也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具有内在的腐

朽性和不可持续的终极证明。

第六章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遮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保护伞

西方主流经济学将自身包装为“客观、中立的科学体系”，掩盖了其是“金融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工具”的根本属性：各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之所以能长期存续，关键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理论建构与话语输出，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及其危害进行系统性维护与掩盖，使人类社会形成“认知囚笼”，长期无法察觉国家资源错配（生产过剩）的制度根源。这种话语遮蔽以“货币中性论”“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为核心，通过教材编写、方法论壁垒、学术评价、政策实践等多维度强化，最终把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合法化、自然化，成为固化国家资源错配的理论枷锁。这导致金融资本尤其是跨国金融寡头长期掠夺人类生育劳动价值和实体经济，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主宰了人类命运。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初心使命：服务于金融资本

《生育铸币论（一）》提出，西方主流经济学起源于 16-19 世纪欧洲殖民扩张和长期掠夺“中国白银铸币税”的历史背景下，是欧洲金融资本通过筛选、资助、固化和不断推广而形成的话语体系。其初心使命是充当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理论工具，为金融资本服务。

1609 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后，欧洲金融资本逐步掌控货币发行权，亟需理论为“银行通过信贷创造货币、占有铸币税”提供合法性支撑。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论”，该理论表面上是反对封建王权对经济的干预，实际是为银行资本突破王权限制、自由扩张信贷规模扫清障碍：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提出“银行印钞能增加生产和收入”，却回避货币发行占有铸币税的元分配属性。这为银行资本垄断货币发行权、长期剥削生育劳动和实体经济打下了理论基础。

19 世纪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论”，表面上是推动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实则为银行资本伴随殖民扩张向全球渗透提供理论依据。例如，英国通过殖民统治将印度变为原料产地，银行资本通过在殖民地设立分支机构（如东印度公司所属银行），垄断当地货币发行与信贷业务，将殖民地财富通过“贸易-货币”循环输送回宗主国。同期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分工”理论，本质上是为银行资本的跨国垄断构建“合理框架”，使殖民统治下的货币垄断与铸币税掠夺合法化。

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了延续银行货币垄断特权，还以“货币被记录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代表银行对货币持有者的债务承诺”为借口，刻意把货币本质扭曲为“银行的负债凭证”，以此巩固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合法性”。并在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主张国家财政向银行借钱来扩大消费（如凯恩斯主义），让腐朽的银行

货币垄断制度得以苟延残喘。

“货币中性论”（如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声称“货币仅为交易媒介，不影响实体经济”，实质上掩盖了银行部门通过货币发行权掠夺铸币税、剥削实体经济和操纵国家政权的根本事实。

综上所述，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服务于金融资本为根本使命，并编写教材，通过学术传承不断自我强化，不断向大众普及，完全脱离现实逻辑，沦为具有“金融神学”属性的意识形态工具，长期充当了国际金融寡头的利益代言人。

二、理论建构：将货币本质扭曲为“银行负债”

《生育铸币论（二）》提出，西方主流经济学最核心的话语遮蔽，是将货币本质定义为“银行的负债凭证”，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完全回避了货币的真实来源：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这一理论建构始于银行业发展初期，经凯恩斯、Gurley & Shaw、Mishkin 等经济学家不断深化，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学界的“标准答案”，但其内在逻辑存在根本性缺陷，无法解释现实经济中的国家资源错配与人口危机。

以上理论为人类社会构建了一个“认知囚笼”：将货币的“会计形式”（记录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等同于“本质属性”（劳动力商品的表现形式），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提供“合法性”支撑。

这一理论建构完全无视了人的再生产与货币的内在关联，导致日本、韩国在面临严重“少子化危机”的情况下，仍然以银行印钞购买资产和放贷的方式“刺激经济”，无视人的再生产对增量货币的迫切需求。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政策实践，固化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国家资源错配，使人口危机持续恶化。长此下去，将必然兑现“人口亡国”的媒体预言。

三、方法论遮蔽：用数学形式主义作为排斥异己的技术壁垒

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理论霸权，在方法论层面构建了“数学形式主义”的刚性壁垒：将“复杂数学模型”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标准，以“模型是否精巧、数据是否显著”替代“逻辑是否合理、现实是否契合”，通过方法论的“技术门槛”排斥挑战传统理论的创新观点。这种数学形式主义使关注“货币与人口关联”“制度缺陷批判”的研究因“难以数学化”而被边缘化，进一步巩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话语遮蔽。

（一）数学模型的“霸权化”：将现实问题简化为技术游戏

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模型提升至“学术合法性”的主要标尺，要求经济研究必须通过“构建模型—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的流程，否则被视为“非科学”。这种方法论导向将复杂的经济现实（尤其是涉及人类生存、制度伦理的问题）强行简化为可

量化的数学符号，忽视“生育劳动价值”“制度公平性”等难以建模的核心议题，最终使研究脱离现实，沦为技术游戏。

在货币理论研究中，数学形式主义的遮蔽性尤为突出：他们构建“DSGE 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供给，将“货币”抽象为“无价值载体的符号变量”，将“人类生育”排除在模型之外，仅关注“央行利率调整”“商业银行信贷系数”等可量化指标。这种模型化研究看似“科学严谨”，实则通过数学符号屏蔽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制度缺陷，使“货币泛滥与人口危机并存”的现实矛盾无法进入分析视野。

在现实中，“生育劳动的非市场化属性”使模型构建陷入逻辑矛盾：若强行量化生育价值，必然扭曲其本质；若不量化，又不符合主流方法论标准。数学形式主义的霸权化，使关注人类生存逻辑的创新研究陷入“要么扭曲现实、要么被排斥”的两难困境。

（二）数据依赖的“绝对化”：忽视非量化的制度与伦理维度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数学形式主义导向下，进一步形成“数据绝对化”的认知：认为只有可统计、可验证的数据才具有学术价值，忽视制度、伦理、文化等非量化维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这种数据依赖完全回避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制度根源”与“伦理缺陷”，使经济研究停留在“表面数据描述”，无法触及问题本质。

在人口危机研究中，数据绝对化的遮蔽性体现为：西方学者仅关注“新生儿数量、生育率、育儿成本”等表面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出“育儿成本高导致生育率低”的结论，却忽视“育儿成本高的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生育劳动未获补偿”这一制度维度。

对于“货币主权归属”这一伦理维度，数据绝对化更是直接将其排除在研究之外：“货币发行权应归银行还是育儿家庭”属于价值判断问题，无法通过数据验证，因此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非学术议题”。但这一伦理判断恰恰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核心矛盾：若承认“货币本质是劳动力”，则货币发行权天然归属育儿家庭；若坚持“货币是银行负债”，则银行垄断具有合法性。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数据绝对化”回避这一伦理争议，实质是守卫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合法性，通过方法论选择巩固了制度霸权。

四、学术评价：排斥创新观点的意识形态壁垒和路径依赖

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学术评价体系，将方法论工具升华为价值判断，形成排斥异己的“意识形态壁垒”，进一步强化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话语遮蔽。这一机制在“期刊发表、学术会议、人才培养”三个层面形成系统性压制，使经济学界陷入固守传统理论框架的“路径依赖”。

在期刊发表层面，西方主流核心期刊长期被“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等传

统学派主导，将“是否使用复杂数学模型”直接等同于“学术水平高低”与“理论科学性”。这种评价标准使挑战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研究无法通过审稿筛选，即使其逻辑严谨、贴合现实，也因未采用主流数学范式而被贴上“非科学”标签。相反，符合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即使忽视关键现实问题（例如出口顺差越增长铸币税流失就越严重，对家庭生育就越挤压），仍能获得高度评价。这种“方法论即价值观”的认知扭曲，实质是通过意识形态化的工具排斥，确保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理论保护伞不被打破。

在学术会议层面，西方主流学术会议由传统学者主导议程设置，进一步强化方法论的意识形态化。例如多年来美国经济学年会“货币理论”议题均围绕“央行货币政策”“银行信用扩张”展开，未涉及“货币与人口”“货币垄断”等创新视角。这种评价倾向使学术交流沦为传统理论的“自我强化”，创新观点缺乏表达平台。

在人才培养层面，高校经济学教育将“数学建模”作为核心能力灌输，忽视“制度分析、伦理判断”等方法训练。学生若质疑数学模型的局限性，常被斥为“学术能力不足”，形成“不会建模就无法从事经济研究”的认知惯性。我国高校普遍使用的《货币银行学》《金融学》教材，均以“银行信用创造货币”为理论核心，从未触及“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生育铸币”之类的创新观点。这种培养模式输出的人才，多成为传统理论的“技术执行者”而非“制度批判者”，从根源上扼杀了突破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批判性思维，使话语遮蔽代代延续。

五、政策实践：将垄断后果归咎于“市场失灵”

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与学术层面遮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还在政策实践层面将垄断引发的国家资源错配和人口危机归咎于“市场失灵”，而非制度缺陷，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存续提供政策借口。这种归因扭曲具体表现为“政策工具设计、危机原因解读、改革方向引导”三个层面。

1. 政策工具设计层面

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工具均以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前提。例如其推崇的凯恩斯主义，将国家资源错配的解决寄托于“政府干预市场”，而非打破货币垄断：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向银行借钱刺激经济”，认为通过财政支出可以缓解需求不足，却无视政府借钱会加剧债务高企，形成“政府举债刺激经济→债务利息挤压民生→生育更困难”的恶性循环。

现代货币理论（MMT）主张“货币是政府债务凭证，主权国家可自主发行货币”，但仍将货币发行权赋予政府与银行，无法解决“生育劳动无补偿”的根本问题。这些政策工具的设计，本质是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框架内“修修补补”，不但无法纠正资源错配，反而成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政策保护伞”。

2. 对危机的解读层面

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国家资源错配引发的经济与人口危机归咎于“市场投机”“个人观念”“技术替代”等非制度因素，误导公众认知。

对于新生儿锐减，西方学者多解释为“年轻人婚育观念变化”“育儿成本高企是市场自发结果”“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导致生育意愿下降”“追求个人自由”等，却忽视“育儿成本高企的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生育劳动未获补偿”；对于经济衰退，他们多解释为“市场投机过度”“政策调控滞后”，却忽视“投机过度的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推动虚拟经济膨胀”；对于内需不足，他们多解释为“居民储蓄率过高”，完全无视贫富严重两极分化，例如大量家庭车贷、房贷压力沉重，缺钱消费。这种完全把危机责任归咎于个人或市场的归因扭曲，使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严重缺陷被完全掩盖，使政策制定者无法找到危机的制度根源，导致改革措施沦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3. 改革方向引导层面

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改革方向引导至“完善银行监管”“优化货币政策”，而非打破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使国家资源错配长期无法纠正。

对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引发的风险，西方学者主张“加强央行监管”“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却未触及“货币发行权归属”这一核心问题。

对于人口危机，西方学者主张“财政借钱发放生育补贴”“延长退休年龄”。这种改革方向的误导，使政策始终围绕“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展开，无法从根本上纠正资源错配，最终导致“改革越推进，危机越加剧”。

六、日本经验证明：“人口亡国”终将成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墓地

凯恩斯主义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其核心逻辑是推行积极财政政策，主张国家财政向银行部门借钱，再通过福利投放、公共投资、消费补贴等形式扩大政府支出，缓解内需不足。日本政府长期使用了这一政策工具：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数据，截至2023年末，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飙升至1286.452万亿日元（约合8.6万亿美元），超过了其GDP的2倍，创下历史新高。这表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工具从始至终以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根本前提，造成“银行资本坐享债权人地位、把政府沦为债务人”的残酷剥削格局，赤裸裸地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银行资本利益代言人的真实面目，以及其充当金融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工具的本质。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同样未能跳出“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框架。新古典主义标榜“市场自发均衡”，主张通过放松管制、私有化等方式让资本自由流动，却无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本身就是市场失衡的根源——在日本，新古典主义主导的金

融自由化改革，仅让少数金融资本集团通过信贷扩张和资产投机获利，育儿家庭的生育成本反而因市场化改革持续攀升，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货币主义推崇“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稳定经济，却回避了“货币发行权归属”的核心问题——日本央行长期遵循货币主义逻辑调控货币供给，最终只是让大量货币沉淀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未能流向人的再生产领域。这些分支看似理论框架不同，实则都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前提，共同构成了维护旧秩序的话语体系。

日本堪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极致践行者，但其系统性失败已成为无可辩驳的反面教材——在债务大幅攀升的同时，日本的生育持续崩塌：自1982年至今，日本儿童数量连续四十多年下滑，2024年新生儿仅68万人，远低于维持其人口正常更替所需数量的1/2，且持续下滑的趋势有增无减。因此，日本经济已深陷“债务高企+人口衰退”的死循环。这一结果雄辩地证明，日本长期奉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政策工具——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市场自由化、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调控——根本无力触及人口衰退的核心症结。长此下去，日本必将走向“人口亡国”。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的各类政策工具，虽让日本政府掌控了庞大的经济资源，但这些资源并未精准投向人的再生产这一根本领域，本质仍是严重的国家资源错配。加之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回避破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核心诉求，货币主权仍被金融资本牢牢掌控，广大育儿家庭始终面临“缺钱婚育”的绝境，生育劳动价值得不到系统性补偿。这直接导致人的再生产链条持续断裂、原始消费需求不断萎缩，使经济发展失去了核心动力与根本基础。随着严重老龄化加剧与新生儿数量持续锐减，原始消费需求将进一步下滑，经济长期大幅衰退已成必然。在这一大背景下，多年来，日本政府首脑如同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但无济于事。现在形势恶化已逼近临界点，引发日本社会整体右转：严重排外、向国外输出矛盾、好斗、渴望强人政治。长此下去，很容易使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动摇其国家存续根基。2025年11月，日本新首相用“台湾有事论”与台独势力勾结，严重侵犯中国内政和主权，正是其践行西方主流经济学失败后，通过对外制造矛盾转移其国内危机的典型例证。

日本长期践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政策工具，却未能扭转新生儿锐减导致“人口亡国”的长期趋势。这一铁的事实证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个政策体系完全不具备解决人口危机的能力——它天然回避“货币主权归属”与“生育劳动价值补偿”的根本问题，政策设计始终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框架内修修补补，既无法纠正资源错配的制度根源，也不能为人的再生产提供可持续的支撑。当新生儿持续减少成为常态，经济发展便失去了内生动力与根本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赖以存续的现实意义便随之崩塌。由此可见，“人口亡国”终将成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墓地，宣告这一旧制度及其理论体系的彻底失败。

综合上述，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初心使命，通过理论建构

扭曲货币本质、方法论设置排斥异己、学术评价固化路径依赖、政策实践转嫁责任，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话语遮蔽体系。这一体系使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从“人为设计的制度”异化为“自然规律”，使人类社会形成认知囚笼，最终固化了国家资源错配与人口危机。但是，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这一反人类的理论体系和垄断制度，其狰狞面目终将因“人口亡国”的严重危机而被人民彻底看清，然后被历史淘汰。

第七章 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之路：建立生育铸币制度

当前全球经济已陷入“货币泛滥与生产过剩并存、资本繁荣与人口衰退共生”的系统性困境，其根源在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表现为国家资源被严重错配与人的价值被严重扭曲。若任由这一制度延续，人类文明将逐步滑向“人的再生产断裂→经济系统崩溃→社会秩序瓦解→文明自我毁灭”的深渊。

这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本能背道而驰。当经济机器的终极输出竟是文明的自我毁灭时，任何框架内的技术性修补都无异于扬汤止沸。因此，重构人类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已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一重构的核心，是建立生育铸币制度，以此开展一场指向经济制度底层代码的文明重构，实现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一、生育铸币制度的核心框架：通过生育补助的唯一方式发行增量货币

根据《生育铸币论（三）》的论述，生育铸币制度主要由以下原则构成：

央行通过国家社保部，采取面向育儿家庭发放生育补助的唯一方式发行增量货币；每年发行的货币总额可在上年末已发行货币总量的 5% 左右考虑，形成货币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框架；大幅提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至 50%，以此废除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与此配套，央行补充发行货币，交给社保部，分散存于各大商业银行，用于填补存款准备金差额。

这样，社保部将收到一笔天量货币：以我国 2023 年数据测算，通过改革盘活金融资产，可即时释放出过去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累积和隐藏的 244 万亿元铸币税红利。它实际是过去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而隐蔽性占有的铸币收益，通过这次改革转变为铸币税红利，可用于一举解除各级政府债务和建立“全民普惠型养老基金”。

生育补助的发放时段大致是 0 到 22 岁，涵盖孩子的主要成长阶段；国家实行夫妇 2 孩补助基本政策，并根据当年人口形势，可选择性地补助优先申请的夫妇新生 3-4 孩；不分地区和民族，实行全国统一、城乡一致的发放标准，体现生育劳动价值平等，引导人口在城乡合理分布。

国家通过生育补助发行货币，将直接激活育儿家庭的庞大消费需求，形成强大的人口消费力，构建起以内需为主体的国内大循环。这一消费扩张将引导生产资源从虚拟经济转向民生领域，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全产业链繁荣与就业稳定，最终实现“人口稳定→消费扩张→生产繁荣→就业稳定→生育意愿提升”的协同发展，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

二、让人民掌握货币主权，彻底走出民生困境和解除人口危机

生育铸币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重塑了货币主权的归属：通过“增量货币仅以生育补助形式发放”的刚性规则，将货币发行权从银行部门交还给育儿家庭，使广大人民真正掌握了货币自主权，形成广泛性的无数“小资本与劳动者的自然合体”。从此，货币不再是银行部门独占的“权力工具”，而是广大人民开展劳动价值互换的“公共媒介”：育儿家庭获得的生育补助为广大人民提供了自由开展经济活动的货币基础；广泛的货币自主权将催生多元化的劳动形态，例如从事农业生产、手工业制作，提供社区托育和养老服务；个体可根据自身技能、兴趣与家庭需求，自由选择全职就业、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打破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要么依附大资本打工、要么面临失业困境”的二元选择。

生育铸币制度将彻底改变“资本与民生的对立格局”：资本方充分利用科技创新优势，创造出更多增量商品，卖给育儿家庭赚取货币；育儿家庭则以生育补助形成稳定的人口消费力，持续从市场获取优质商品与服务，既保障人的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又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困境；劳动者无需依附大资本即可实现劳动价值自由交换，不再是资本压榨的对象；货币不再是资本支配劳动者的工具，而是实现劳动价值自由流动的桥梁；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将因生育消费需求的扩张，实现产销两旺与质量提升。

这样，全社会将形成“家庭生育劳动创造劳动力→劳动力传承科技进步→科技创造增量商品→增量货币匹配生育劳动→劳动力价值自由交换→资本增殖服务于人民”的良性循环；个体普遍都能在劳动价值的自由交换中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就业内卷、教育难、医疗难、住房难等民生困境将得到彻底解决。从此，人类社会就能解除人口危机，实现“人民掌握货币、劳动创造幸福、民生得到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局面。

三、制度基石：让资本增殖逻辑服从于人类生存逻辑

生育铸币制度要求增量货币发行必须与家庭生育劳动直接挂钩，用于人的再生产，其本质是将人类生存逻辑重新置于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位置，让资本增殖逻辑服从于人类生存逻辑。这将实现以下根本转变：

1. 货币价值来源的重塑：把家庭的生育劳动显性确立为货币价值的根本来源。增

量货币仅通过生育补助发行，使货币从“银行的负债”转变为“人类生育劳动的价值凭证”。

2. 文明评价体系的重构：将新生儿数量、生育率等人口指标，提升至与 GDP 增速等资本指标同等甚至更优先的地位，能在政绩考核中强化生育相关指标。

这一制度重构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人的再生产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根本前提，只有保障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劳动力供给、消费市场和创新活力。

四、重大意义：三重变革推动文明转型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三重相互关联的深刻变革，系统性地推动文明转向：

1. 价值复位

通过货币发行锚定生育劳动，从根本上颠覆“货币是银行负债”的错误认知；建立“生育光荣”的社会共识，彻底改变“生育无价值”的认知扭曲。

2. 资源重配

存量优化：通过前述货币改革措施，盘活金融资产，释放铸币税红利，用于清偿政府债务和建立全民普惠型养老基金；增量定向：所有增量货币严格通过生育补助发放，确保新增资源直接服务于人的再生产；形成“生育劳动→货币发行→人口消费→充分就业→经济繁荣”的良性循环。

3. 发展转向

经济模式：从“资本扩张驱动”转向“人口消费驱动”；社会结构：从“阶层分化”转向“共同富裕”。

五、文明前景：迈向“生育文明”新纪元

生育铸币制度不仅能从根源上化解人口危机，更将推动人类社会走向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终结持续数千年、以经济掠夺为实质、以垄断铸币为核心、以武力争夺和制度控制为手段的“暴力文明”，进入“生育文明”新纪元。生育文明的本质，是终结“资本掠夺民生”，建立“生育创造价值、资本服务民生、发展成果共享”的可持续文明形态。

这一新文明有以三大核心特征：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内需与民生领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核心；在社会结构上，通过制度性分配确保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在文化价值上，文明的代际传承将获得全社会的尊崇与支持。

从历史规律来看，文明的进步始终沿着“以人为本”的价值回归路径展开：从奴隶社会的“人殉”到封建社会的“废除农奴”，再到工业社会的“劳工权益保障”，每一次文明跨越都意味着对“人的价值”的进一步尊重。生育铸币制度推动的文明转型，正是这一历史规律的当代延续，是从“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终

极跨越，具有历史必然性。

综合上述，人类社会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就能挣脱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带来的自我毁灭枷锁，迈向一个真正以人的生命价值为中心的、可持续的生育文明新纪元。这不仅是经济制度的革新，更是人类文明的价值复位与发展方向的根本转向，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文明自我救赎之路。

第八章 用生育铸币制度破解美元霸权：构建人类“共生共荣”新格局

当前全球经济困境是由美元霸权主导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遮蔽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具有压迫性的“吸毒经济”范式，使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深受其害。唯有破除这一有害范式，建立全球“共生共荣”新范式，人类文明才能实现自我救赎。

一、美元霸权下的“吸毒经济”范式及其全球危害

（一）全球“吸毒经济”范式

长期以来，美国金融统治集团依托美元的全球货币垄断地位，通过印刷美元换取全球商品，并通过加息降息等方式操纵美元收割全球财富，形成了美元主导的全球经济运行体系。因其核心特征与“吸毒成瘾逻辑”高度契合，所以本文称之为“吸毒经济”范式：

首先，美国金融统治集团通过美元霸权收割全球财富，得到“不劳而获”的快感（吸毒者）；其次，这一范式导致美国自身的制造业空心化，严重伤害美国经济体的再生产能力和竞争力，使民生基础设施破败不堪（损害身体）。

在美国金融统治集团压迫下，美国人民严重贫富两极分化，大量家庭债务高企、生存困难，甚至很多人流落街头；各国为获取美元外汇而扩大出口，铸币税大量流失，生育、教育等核心民生资源被挤占，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困境。这如同一人吸毒，全家人受害。

（二）全球危害

1. 挑起注定失败的全球贸易战

2025年美国为了重振制造业，挑起了全球贸易战，使本就困难的全球经济前景更加暗淡。

在长期以来的“吸毒经济”范式下，美国工业制造能力大幅下滑，这是美元霸权下“美国消费、他国生产”的必然结果。现在，它既想要霸权带来赚快钱的“吸毒快感”，又想拯救日益衰败的制造业“身体”。显然，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想法注定了它想“拯救身体”的愿望无法完成。

2. 挑起地缘冲突

为了维护美元霸权，美国将军事威慑、经济制裁作为核心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蓄意挑起地缘冲突，此起彼伏。这导致全球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资源错配——各国大量资源被用于合理战争准备，民生与发展资源被挤压，导致大量人口面临“饥饿危机”，沦为“霸权安全的牺牲品”。

3. 引发全球性人口危机，威胁文明存续

在“吸毒经济”范式下，各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挤压民生需求，其中大量经济利益以铸币税和资本利得的方式被美国金融统治集团掠夺，再加上大量经济产出用于必要的战争准备，导致民生艰难。这造成人的再生产失去了基本支撑。

现在，除了美国拥有禁止堕胎和接收移民的畸形人口发展优势外，人口危机已成为其他主要经济体面临的最严重生存危机。长此下去，这种生存危机最终将把人类社会引入全面动荡和战乱的泥潭，使人类文明走向自我毁灭的不归路。

二、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一个货币问题，只有打破货币垄断制度才能根除

当今世界经济处于恶性竞争的混沌状态，纷争不断且危机反复。这些危机在本质上只是一个货币问题，而美元霸权主导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体系，正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与根源所在。

从危机的表现来看，全球经济始终被两类困境缠绕：活跃经济体长期面临失业难题与新生儿锐减的双重压力，人的再生产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被打破；落后经济体则陷入深度的贫困陷阱。这两类困境的共同症结，都在于货币主权的错位：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将货币发行权独占，导致民生领域货币短缺，大量商品因缺乏有效需求而销售困难，使经济发展遭到根本性破坏。

在这一背景下，大量实业资本为求自保，被迫通过延长工时、降低待遇等方式残酷压榨工人血汗来降低成本、低价促销，但由于他们的生产资本大量来自银行贷款，在债务压力与市场需求不足的双重挤压下，最终也难逃破产命运，进而引发大规模失业；各国为缓解就业压力，被迫卷入国际贸易的恶性低价竞争，通过净出口消化过剩产能，形成“低价促销→利润微薄→民生艰难→需求更弱”的恶性循环，最终陷入“为生存而竞争，却因竞争而更难生存”的困境。因此，在美元霸权主导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长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宿命。这样，全球恶性竞争持续累积，文明冲突与战争风险将长期悬置。

各国唯有开展生育铸币制度改革，将货币发行权回归育儿家庭，彻底打破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让增量货币通过生育补助定向流入育儿家庭，才能从根本上创造出无限有效需求。这一改革将彻底解除通货紧缩，持续拉动生产、稳定就业、推动科技进步，实现经济良性健康发展；同时将消除贫困根源，铲除国际贸易恶性低价竞争的土壤。如此，就能从根本上瓦解美元霸权的存续基础，消除世界经济危机。

三、用生育铸币制度破解美元霸权的核心路径

我国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下，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并将这一制度作为与全球南方合作的旗帜，构建战略后院，对冲西方围堵压力，就能做强国内大循环，实现进出口平衡，再推动全球协同，最终将以和平的方式瓦解美元霸权。

1. 以国内产销两旺打破对美元外汇的依赖

生育铸币制度以“货币发行锚定生育劳动”为核心，通过全周期生育补助激活育儿家庭消费需求，构建以内需为主体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国内产销两旺。各国无需再为积累美元外汇而过度扩大出口，可将资源转向民生领域与国内消费市场：一方面，与生育相关的刚性消费带动婴幼儿食品、托育服务、教育医疗等民生产业繁荣，推动制造业向“消费导向”转型，实现“生产跟着需求走”的精准配置；另一方面，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张吸纳大量就业，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形成“生育补助→消费扩张→生产繁荣→就业稳定”的良性循环，从根源上摆脱对出口创汇的依赖，将打破“美元外汇绑定本币发行”的制度枷锁。

2. 以各国进出口平衡消解贸易失衡根源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采用生育铸币制度，全球经济格局将从“美国消费、全球生产”的失衡状态，转向“各国产销平衡、相互协作”的新形态。各国依托内部消费市场实现经济增长，出口不再是获取货币的唯一途径，而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互补性贸易：（1）民生消费需求的普遍性与多样性，将推动全球产业链聚焦民生领域协同创新，而非服务于美元霸权的资本套利；（2）贸易往来的核心目标从“积累外汇储备”转向“满足民生需求”，自然实现进出口平衡。这就消解了贸易战与地缘冲突的经济根源，使“吸毒经济”失去赖以生存的贸易基础。

3. 用制度淘汰美元霸权，避免全面战争

霸权的终结从来不是靠对抗打倒，而是靠先进制度淘汰的。生育铸币制度通过三大维度展现其制度优越性，将推动全球货币体系迭代升级：其一，货币价值锚定生育劳动，使货币回归“服务人民生存与发展”的本源，替代美元“无锚发行”的不稳定性；其二，货币主权回归人民，让货币税反哺育儿家庭，替代美元霸权主导下“金融资本独占铸币税”的社会分配不公；其三，经济增长依赖人口消费力，实现“人口稳定→经济繁荣→民生改善”的可持续循环，替代“吸毒经济”下“短期狂欢→长期衰退”的畸形增长。

这种制度替代是和平且不可逆的：（1）各国将主动选择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生育铸币制度，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将逐步消失，使美军霸权逐步失去财力支撑；（2）美国人民也将因新范式的示范效应，认识到破除“吸毒经济”的必要性，从而跟进货币改革、压制金融统治集团因霸权衰落而铤而走险发动全面战争的冲动。这样，全球

转型将在和平秩序中逐步完成。

四、构建“共生共荣”新格局，实现人类文明的转型升级

破解美元霸权的实质，是破除“吸毒经济”旧范式的束缚，建立以生育铸币制度为基石的全球宏观层面“共生共荣”新格局。这将是人类文明对错误制度的自我修正。

在新格局下，各国货币锚定其国内生育劳动，而非美元资产，全球将形成三大协同：经济层面，各国依托内生消费市场实现产销两旺，产业链基于民生需求协同创新，国际贸易实现互补双赢；社会层面，货币分配公平化缩小全球贫富差距，民生资源向生育、教育、养老倾斜；文明层面，“尊重生育、重视家庭、共享发展”成为全球共识。

这一新范式将彻底终结“资本霸权→资源错配→人口危机→文明衰退”的恶性循环，使人类文明摆脱自我毁灭的风险，实现从“暴力文明”向“生育文明”的根本性跨越，走向长期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九章 用生育铸币制度实现矛盾对立统一：完成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的长期对抗，并非不可调和的终极矛盾。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二者的对抗性源于制度设计对矛盾主要方面的错位设定：资本增殖逻辑被置于支配地位，人类生存逻辑沦为附属。当这一矛盾积累至临界点，生育铸币制度的建立就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转向，通过辩证否定实现对立统一：既保留资本增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价值，又确立人类生存逻辑的核心主导地位，形成“生存为基、增殖赋能”的资本与民生共生共荣新格局。

一、矛盾运动的历史必然：从量变积累到质变飞跃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长期运行，使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碾压呈现持续加剧的量变特征。这一过程中，生育率持续下滑、贫富差距扩大、政府债务攀升、家庭债务沉重、金融空转加剧等问题不断累积，其本质是矛盾在旧制度框架内的持续激化。从我国 2023 年新生儿数量较 2010 年降幅达 43%，到韩国生育率仅为人口更替水平的 1/3，印证了量变积累已逼近系统崩溃的临界点。

现在，资本增殖与人类生存的对立从隐性冲突转为显性危机，表现为“货币泛滥与生育贫困并存”“生产过剩与民生艰难共生”的严峻局面，表明旧制度框架已无法容纳日益尖锐的核心矛盾。此时，矛盾运动必然突破量变范畴，进入质变飞跃阶段。生育铸币制度的提出，正是顺应这一历史必然的制度创新：它并非对旧制度的局部修补，而是通过重构货币发行逻辑，创建全新框架来根本性解决矛盾，成为矛盾运动从量变积累到质变飞跃的决定性拐点。

二、矛盾主导权的根本转换：让生存逻辑成为矛盾主要方面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旧统一体中，资本增殖逻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支配着资源配置、利益分配与社会发展方向，人类生存逻辑被迫服从于资本无限增殖的需求，形成“资本越增殖、生存越艰难”的对抗性格局。这一统一体因其内在的对抗性而不可持续，最终将走向破裂，集中表现为人的再生产断裂与文明存续危机。

生育铸币制度的核心变革，在于实现矛盾主导权的根本转换，将人类生存逻辑提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新制度通过“增量货币仅以生育补助形式发行”的刚性规则，使货币发行锚定人类生育劳动这一最根本的生存活动，确保资源配置优先服务于人的再生产。在这一新统一体中，资本增殖逻辑并未消失，而是从“支配者”转变为“服务者”：资本增长不再是终极目标，而是起到对人口健康、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繁荣的支撑作用，服务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长远目标。这种主导权的转换，使矛盾双方从对抗走向协同，为长期性的对立统一奠定基础。

三、辩证否定中的扬弃：重构资本增殖与人类生存的协同关系

生育铸币制度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变革，是一次自觉的辩证否定，并非简单抛弃，而是“扬弃”：抛弃旧制度下货币服务于金融资本增殖的狭隘性，保留货币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核心工具的功能性，并赋予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内涵。

这一扬弃过程通过三重维度实现：其一，在价值基础上，将货币本质从“银行负债凭证”回归“生育劳动价值载体”，使资本增殖的价值源头与人类生存的价值创造形成统一；其二，在资源配置上，通过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至 50% 废除其货币创造权，同时释放铸币税红利用于民生保障，将银行部门垄断的铸币收益转变为人民掌握的生存资本，使资本积累服务于全民福祉；其三，在运行机制上，将增量货币精准注入育儿家庭，产生自下而上的人口消费需求，让基础、中产、高产阶层结成共生共荣、水涨船高的经济共同体，形成“生存需求激活→资本合理增殖→经济持续发展→生存条件改善”的良性循环。

四、对立统一的实现形态：生育文明下的“共生共荣”新格局

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的对立统一，最终呈现为“生育文明”下的微观层面“共生共荣”新格局。这一格局以“生存为基、增殖赋能”为核心特征，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资本积累与人口均衡的同步发展。

1. 经济维度

以人类生存逻辑主导的生育补助持续激活庞大消费需求，为资本增殖提供广阔空间。例如，育儿家庭的刚性消费带动婴幼儿食品、托育服务、学前教育等民生领域繁荣，推动制造业向“消费导向”转型、服务业向“民生导向”扩张，使资本增殖与实

体经济发展深度绑定，避免金融空转与生产过剩。

实业资本为了增殖，会不断地扩大投资，能够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和实现经济增长。这样资本可以持续增殖，表现为赚到的货币数量不断增长，钱越赚越多，生产规模越做越大，赚钱的方向永无止境。这其实是人类努力上进、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体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改革前，货币发行权在银行，实业资本不断赚到的货币实际都来自银行。这一模式的运行结果是：少数人赚取大量货币符号，得到财富虚名，并且货币不断贬值；银行部门实际占有了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银行持股和银行债权等铸币税，占有了财富实质；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白白付出，打了水漂，导致严重生育困难和社会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全社会为银行部门的资本增殖打工，形成共输局面。

改革后，育儿家庭通过生育补助成为国家的货币发行方，这是用生育劳动铸造增量货币；然后家庭用这些货币持续从实业资本方获取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文化商品，实现生活富足，完成养儿育女任务，并向资本方提供源源不断的社会劳动力；资本方通过组织劳动力搞生产，共同赚取育儿家庭发行的货币，不断实现资本增殖，使钱越赚越多。这样资本方和打工者赚取货币符号，家庭部门获取铸币税，政府也能在产销两旺中收取到大量税收用于保障民生，各取所需；全社会将从以前为银行部门的资本增殖打工转变成为家庭部门的人的再生产打工；所有人的钱和物质财富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好，就实现了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的对立统一。

2. 社会维度

经济发展成果（铸币税）通过育儿家庭发行货币而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最终将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3. 文明维度

生育劳动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认可，“尊重生育、重视家庭”成为社会共识，资本增殖不再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而是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以上对立统一新格局，既破解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资源错配与人口危机，又保留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使经济系统从“资本驱动”转向“人本驱动”，最终实现资本与人民“共生共荣”的协同发展。这样，全球将逐步实现向“生育文明”的跃迁，完成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第十章 研究结论

当前，全球经济已陷入债务高企、需求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与新生儿锐减的系统性困境，根源在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共同构筑了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政治经济范式。这一范式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圈入银行部门后院，脱离人的

再生产需求，使育儿家庭的生育劳动被系统性地排斥在国家分配体系之外，导致经济发展盛极而衰：人的再生产逐步断裂。其实质是国家资源严重错配，本质是“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造成经济社会系统性失衡，引发人口危机，将把人类社会引向动荡和战乱的不归路。任何局部政策调整都将无法化解根本矛盾，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将增量货币用于人的再生产，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方能纠正资源错配、解除人口危机和走出经济困境，实现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与可持续发展。具体结论如下：

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现行根本经济制度，其内在缺陷造成国家资源严重错配，是人口危机的制度根源

自 1609 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以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逐步固化，是各国高度同质化的经济运行模式。它通过“央行垄断基础货币发行、商业银行垄断派生货币创造”的双层体系设计，以“资本增殖优先”为核心逻辑，将货币发行锚定于外汇、黄金、股票、债权等金融资产，而非人的再生产需求，导致“金融资本膨胀与生育基础萎缩”的二元背离，表现为结婚率大幅下降、离婚率大幅攀升，结果造成新生儿锐减。其实质是国家资源严重错配。

新生儿持续减少代表社会再生产链条从最底层的人的再生产上逐步断裂，将导致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纳税人和创新源头枯竭，造成经济动力丢失、社会结构失衡、代际传承衰竭的系统性崩塌，成为社会动荡和战乱的温床，最终动摇国家发展根基，具有严重性、危险性和长期性。此统称为人口危机，是涉及国家文明存续的根本性危机。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决定了国家的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事实上是人类社会的现行根本经济制度，是人口危机的根源。各类金融资本充分利用了这一制度的内在缺陷，通过钱生钱残酷剥削生育劳动和实体经济，搞野蛮增殖，凌驾于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之上，造成严重贫富两极分化。此外，美元霸权深度绑定各国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实现无边界套利，加剧了全球性的资源错配、人口危机和地缘冲突。

二、人口危机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结果，这深刻地表明，该制度具有内在的腐朽性与不可持续性

本文针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建立起了以下独特的理论分析框架：

1. 根本矛盾：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的尖锐对立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不仅是货币发行权的制度性集中，更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具象化载体：它追求利润最大化与自我扩张，要求一切资源配置服务于金融资本的积累

与周转。然而，“人类生存逻辑”追求生命延续与代际传承，确保人类自身作为一个物种不走向灭绝，要求社会资源向生育、教育、医疗等保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领域倾斜，实现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与老有所养。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这两种逻辑在价值取向、资源分配、时间维度、评价标准上存在全方位冲突，产生“金融资本越增殖，人类生存越艰难”的系统性和根本性矛盾，形成尖锐对立，最终传导为人口危机与经济衰退。

2.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经济发展范式：资产泡沫与生育困难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锚定了资产购买和资本增殖，因此必然向出口部门以及金融、房地产、股市和虚拟经济等资本密集型领域集中，导致以家庭生育为核心的民生领域缺少必要的货币支持。

这催生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前者，央行可以累积大量外汇储备，同时也使国际贸易失衡；后者，银行部门可以获得大量国内债权，同时也在房产、股市和虚拟经济等领域产生大量资产泡沫。

当出口增长和泡沫生长时，经济会进入快速增长周期，人们能够通过打工赚钱养家糊口，可以勉强维持家庭生育开销，也敢于贷款买房、买车消费；而当出口受阻和资产泡沫破灭后，经济将进入衰退周期，大量人口将打不到工、赚不到钱，陷入财务困境，必然面临严重的生存和生育困难。

3.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社会分配：贫富两极分化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银行部门把货币造出来赚取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银行持股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得到了财富的实质（铸币税）；同时，这些货币符号大量进入出口部门以及金融、房地产、股市和虚拟经济等资本密集型领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以流动资金的方式存放在单位和个人的银行账户上，用于市场投机和随时准备归还银行贷款；另有相当一部分被高管人员、金融投资者和单位等以高工资、投资套利、利润分配等方式直接获取；其余部分以工薪的方式分散成小额进入普通人手里。

这样，货币在发行渠道直接大量进入少数人手里，跳过了广大育儿家庭的人的再生产需求，导致国家经济的元分配严重失衡，形成贫富两极分化的起点，造成大部分人口缺钱消费。

此外，银行部门凭空造钱出来放贷，它通过这种利息收入形成的利润实际是垄断性收益；处于银行近水楼台的基金、证券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少数个人可以联手银行部门，通过“贷款→货币发行”的方式，快速获得增量货币，成为资本大鳄，用于操纵房市、股市、汇市，收割跟风炒作的中产阶级，使大量中产阶级在“资本投资”中折戟沉沙，陷入财务困境，最后返贫。这是持续深化了贫富两极分化格局。

4.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经济困境：两种恶劣表现

以上贫富分化使大量货币符号流入极少数人手里，钱走旺户；同时使多数人沦为

银行的债务人和穷人，导致了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这造成了以下两种恶劣结果表现：

第一种表现：一方面大量商品积压，卖不出去，大量企业产能闲置，大量青壮劳动力失业；另一方面，货币泛滥成灾，大量集中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套利，空转现象特别严重，同时大量家庭缺钱生育和消费，甚至出现严重生存困难。

第二种表现：一方面银行部门持续通过购买外汇、黄金、股票和放贷的方式大量发行货币，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但实际结果却是搜刮铸币税，掠夺社会财富，造成货币长期持续贬值，加深民众苦难；另一方面，大量的货币直接进入极少数人手里，拼命让钱去生钱，希望钱越多越好，赚钱的欲望没有止境。

5. 人口危机：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结果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初始分配错位、价值评价异化”的双重碾压路径，将资本增殖逻辑深度植入经济社会运行的底层架构，彻底瓦解了人类生存逻辑的支撑体系：在货币分配层面，生育劳动被系统性排除在货币价值体系之外，育儿家庭失去直接获取货币补偿的通道，生育所需的货币基础被系统性抽离；在价值评价层面，生育劳动的社会价值被系统性否定，生命沦为可抵押的金融工具，多元价值体系被“唯金钱论”彻底扭曲。

以上双重碾压，最终转化为具体而严重的生存困境：人的生命被物化，成为支撑银行部门创造货币来购买资产和发放贷款的抵押品；家庭部门普遍缺钱消费，导致全社会性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大量创业者因需求不足导致销售无门，背负沉重债务，沦为银行债务扩张工具，成为失信者，更有知名企业家因无法承受债务压力与失败打击而自杀身亡；大量劳动力因缺乏货币媒介无法实现自由价值交换，只能充当资本的打工者，或沦为失业者，或陷入“996、007”式的高强度劳动换取微薄薪酬的就业内卷，尊严被资本剥夺；无数家庭被房贷、车贷等债务绑定，情感联结沦为资本纽带，使婚姻从情感共同体沦为债务共同体，导致大量婚姻破裂；更有女性因货币短缺突破了生存底线，被迫把身体作为换取货币的筹码，人格尊严被资本逻辑无情践踏。

当人类生存的核心需求——无论是个体层面的创业成功和劳动价值实现、家庭层面的情感连接与血脉延续，还是文明层面的代际传承——都因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而无法及时满足时，人的再生产的断裂便成为必然结果。

6.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腐朽性与不可持续性：剥夺了人类存在的意义

人类作为兼具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共同体，其存在意义始终锚定于“生命维持、劳动尊严、情感联结、代际传承、文明延续”这五大核心维度；而家庭就是这一逻辑的载体，核心任务是养儿育女，开展生育劳动。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将生育劳动这一人类的**根本价值**虚无化，以此长期占有货币发行权，并将货币异化为支配人类的手段：它不再将人视为有尊严、有情感、需要世代

繁衍的生命主体，而是将人异化为一种可量化、可打包、可交易，并用以支撑信贷扩张和实现资本自我增殖的金融工具。这是系统性地剥夺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导致大量年轻人无法组建家庭、大量家庭走向破裂。这也深刻地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具有内在的腐朽性与不可持续性。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初心使命，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保护伞

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与银行业崛起深度绑定，其初心使命是充当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理论工具，为国际金融寡头服务；它通过“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货币中性论”等理论建构，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进行系统性维护，将其合法化、自然化；通过用数学形式主义构建方法论刚性壁垒，通过期刊发表、学术会议、人才培养三个层面的学术评价排斥创新观点，使经济学界形成路径依赖，难以突破传统理论框架；在政策实践上，将国家资源错配的严重后果归咎于“市场失灵”而非制度缺陷。

以上初心使命、理论建构、方法论遮蔽、学术评价和对垄断后果的曲解形成合力，使人类社会产生“认知囚笼”，导致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长期存续，难以被发现和及时纠正。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推崇的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政策，实质是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使这一腐朽制度得以苟延残喘；日本长期践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政策工具，却未能扭转新生儿锐减导致“人口亡国”的长期趋势。因此，“人口亡国”终将成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墓地，宣告这一旧制度及其理论体系彻底失败。

四、用生育铸币制度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纠正国家资源错配的治本之策，能够瓦解美元霸权、解除人口危机和走出经济困境，建成人类“共生共荣”新格局

生育铸币制度以“货币发行锚定生育劳动”为核心逻辑，通过直接激活育儿家庭的庞大消费需求，产生强大的人口消费力，形成“家庭生育→货币发行→人口稳定→消费扩张→生产繁荣→就业稳定→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样，国家就能纠正资源错配，实现产销两旺，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

在这一制度下，广大人民真正掌握了货币自主权，形成广泛性的“小资本与劳动者的自然合体”。这样，货币不再是银行资本独占的“权力工具”，而是广大人民开展劳动价值互换的“公共媒介”：人们可以自由、自主地开展多元化的劳动形式，实现劳动价值互换；个体普遍都能在这种自由交换中充分实现自身价值；民生领域因货币注入与需求扩张获得充足资源，就业内卷、教育难、医疗难、住房难等民生困境将

得到彻底解决。从此，人类社会将真正实现“人民掌握货币、劳动创造幸福、民生得到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局面。这一优势决定了，生育铸币制度必将成为人类社会新的根本经济制度。

长期以来，美国金融统治集团依托美元的全球货币垄断地位，通过印刷美元换取全球商品，并通过加息降息等操作操纵美元收割全球财富，形成了美元霸权主导的全球经济运行体系。这一体系可称为“吸毒经济”范式：它使美国金融统治集团持续得到了不劳而获的快感，但同时也使美国经济体的工业竞争力下降和包括广大美国人民在内的全球人民利益受损。这如同一人吸毒，全家人受害。

我国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下，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并将这一制度作为与全球南方合作的旗帜，构建战略后院，对冲西方围堵压力，就能做强国内大循环，实现进出口平衡，再推动全球协同，最终以和平的方式瓦解美元霸权。

破解美元霸权的实质，是破除“吸毒经济”旧范式的束缚，建立以生育铸币制度为基石的全球“共生共荣”新范式。在这一新范式下，**全球将形成三大协同格局**：经济层面，各国依托内生消费市场实现产销两旺，产业链基于民生需求协同创新，国际贸易实现收支平衡和互补双赢；社会层面，货币分配公平化缩小贫富差距，民生资源向生育、教育、养老倾斜；文明层面，尊重生育、重视家庭、共享发展成为全球共识。这样，全球经济就能走出经济困境，实现长期繁荣。

五、把人类生存逻辑提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让资本增殖逻辑服务于人类生存逻辑，形成资本与人民“共生共荣”的矛盾对立统一，完成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本研究通过生育铸币制度的范式重构，打破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根本对立”的固有困局，创造性构建“资本方赚取货币符号、育儿家庭获得铸币税（货币背后财富）、政府税收增长”的全新范式逻辑，最终实现资本服务于民生的矛盾对立统一。这一突破并非对资本功能的否定，而是通过“家庭部门发行货币（生育补助）”的根本性调整，把人类生存逻辑提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重塑国家资源配置逻辑与利益分配格局，实现资本与人民共生共荣的全社会共赢。

1. 资本方赚取货币符号，不断实现资本增殖

资本为了增殖，会不断地扩大投资，能够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和实现经济增长。这样资本可以持续增殖，表现为赚到的货币数量不断增长，钱越赚越多，赚钱的方向永无止境。这些钱全部来自育儿家庭发行的货币，实现“资本投资→经济增长→货币增殖”的正向价值反馈。

2. 家庭部门获得铸币税，支撑养儿育女

育儿家庭用生育补助的增量货币从资本方购得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文化商品，例如以货币为媒介换取资本方提供的婴幼儿食品、托育服务、教育医疗等物质文化商品，

最终将货币转化为“肉眼可见的民生保障”，形成对“货币背后财富”的实际占有，支撑养儿育女。这将实现“生育劳动→收到铸币税→提供劳动力商品→经济增长”的正向价值闭环。

3. 政府在产销两旺中大方征税，用于保障民生

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强劲，将使国家经济实现产销两旺，政府就可以大方收税，用于人居环境建设等民生保障。

4. 资本与人民“共生共荣”，协同发展

在生育铸币制度下，国家通过家庭的生育劳动铸造货币；家庭部门的生育消费需求和生育补助为资本提供源源不断的增殖动力；资本的合理增殖又为家庭提供更丰富的民生产品与服务；政府则在产销两旺的经济循环中获得稳定税收，进一步反哺民生保障体系。最终将实现“资本方赚货币、家庭部门赚货币背后的财富、政府获税收”的三方共赢。这样，全社会将形成“家庭生育劳动创造劳动力、劳动力传承科技进步、科技创造增量商品、增量货币匹配生育劳动、资本增殖服务于人民”的良性循环。这标志着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从对抗走向“共生共荣”的完美协同，完成历史性和根本性的矛盾对立统一。

这一“资本服务于民生”的范式理论突破，彻底破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资本与民生非此即彼”的认知误区，为“生育文明”新纪元的构建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

5. 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资本与人民共生共荣，是生育铸币制度的微观表现；全球人民实现共生共荣，是生育铸币制度的宏观结果。这一“共生共荣”新范式的建立，是人类文明对错误制度的自我修正。最终人类社会将得以全面走出经济困境，挣脱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带来的自我毁灭枷锁，迈入一个真正以人民的生命价值为中心、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生育文明”新纪元，完成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 [1]何泽寿. (2026). 生育铸币论（一）：从明清三百年白银铸币税流失到与美元霸权的货币制度竞争. Zenodo 预印本. <https://zenodo.org/doi/10.5281/zenodo.17646205>
- [2]何泽寿. (2026). 生育铸币论（二）：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 Zenodo 预印本. <https://zenodo.org/doi/10.5281/zenodo.15597472>
- [3]何泽寿. (2026). 生育铸币论（三）：用“生育铸币制度”建设真正的发达国家. Zenodo 预印本. <https://zenodo.org/doi/10.5281/zenodo.15833393>
- [4]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3 版》. 2023 年 2 月. <https://file.c-ctrip.com/files/6/yuwa/0R70112000ap4aa8z4B12.pdf>
- [5]以史为鉴以日为镜 中国两万多亿人民币的大手笔托市并非长久之计. 联合早报. <https://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al/story20240926-4854673>

[6]央行行长：我跟证监会吴清主席说了，再来 5000 亿我们的态度是开放的. 凤凰网新闻.<https://ishare.ifeng.com/c/s/8d80UHfot17>

[7]野口悠纪雄.失去的三十年：平成日本经济史.百度百科